

瓊臺會彙敘

瓊臺會彙敘

佐嘗讀書至夏后氏揆文教史臣
賁以文命敷于四海輒掩卷嘆曰
嗟乎帝王之治未嘗一日而無文
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迄禹而祇
承益至凡其陳謨範而貽典則豈
徒尚忠而已哉蓋道之在天下彰
諸事物固粲然殊而其統諸身心

則渾然一也周衰文弊異端起而
橫議作孔孟立教貫而約之亦必
學文焉先匪是弗治故爾漢唐以
來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
寂之說騰始有無文之學逮宋程
朱輩出而後貫道之文復明於世
我

聖祖高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選翰苑
之臣論文則以明道德通世務為
賢以華藻恠險為戒百餘年來式
克欽承以永有辭者瓊臺丘文莊
公其人哉時則諸鉅公敘其所為
文若何椒丘則謂一本於道足以
追踪濂洛而無愧程篁墩則謂究
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行之可興
文治揚石淙則謂隨地與人論天

下之事如指諸掌譬諸五穀療飢
藥石伐病種々有益鑿々可行是
皆天下之公言也顧吟藁類藁各
自為帙同鄉學憲鄭君廷鵠乃彙
輯合為十二卷梓之以傳名之曰
瓊臺會藁云夫瓊之去畿輔遠矣
而

聖祖嘗稱為南溟竒甸比公出而興
人誦之不啻神州至誠前知亦神
矣哉禹貢之紀山川也終之以巖
教所至各以地言惟南獨言其方
以高明之象愈遠則愈光也數千
載後名世者有待於

明興焉奮于淮海之外可豫占也巳
斯二者公嘗言之盖自任人文之
重也故其

經筵之啓沃

聖心

國史之闡揚謨烈奏議章表之論
思獻納經綸匡濟可謂嚴正之臣
矣詩賦頌箴記序論說誌銘之作
則出其緒餘者也至于柄文衡造
多士詞章騁浮靡者必斥虛寂立
門戶者必辯一時士風翕然頓變

公之有功文教也大矣佐先王父
獲在交遊之末嘗槩其平生不可
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
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
官作其介慎二也俸祿所入惟置
一園清白罕有其比其廉靜三也
為學以自得為本接待則以禮處
人履約反身孔孟正脉於是乎在

可謂聞道矣而世或以博學少之
然則易之化成天下詩之緝熙光
明其所觀所示果何物與若以易
簡快樂惟求諸心無事於文則三
聖授受孔孟相承者皆非道也由
此觀之公之文行於世可以距異
端消橫議豈容一日而不傳哉公
著述最富掌國學文教最久朱子
學的家禮儀節先行于世及受知
孝廟晚登政府取其所著書于大內
用以權衡百度則大學衍義補經
進者也又有世史正綱以紀世變
明正統二書論議多前所未發皆
別行之故集中弗採焉

嘉靖壬子季冬吉日前進士中順
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王牒海隅後學黃佐撰

瓊臺會稿目錄

卷一

記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霸州廟學記

高州府學記

南海縣儒學記

瓊山縣學記

崖州學記

東莞縣儒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道南書院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會通河土橋石牓記

紹興府新脩水利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感恩海南道分司記

闕下林氏祠堂記

卷二

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忠齋堂記

春和堂記

世德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葑溪草堂記

稽古軒記

留耕亭記

栢庭記

雪筠記

桐墩記

南溪小隱記

蒙溪清隱記

鴈集瓊序記

願豐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士莊記

野花亭記

可繼堂記

卷三

記

開鑿大庾嶺路碑陰記

延祥寺浮圖記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菴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覺非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學の後序

本草格式序

大學衍義補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經絡後圖序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卷四

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廣昌何氏家乘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吉陽裴氏族譜序

瓊山沙氏宗譜序

忠愛祠詩序

百里回春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賀丘治中序

贈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叅序

贈江廉使詩序

送劉仗和提學序

贈憲副何廷秀序

送憲副徐君赴任詩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送潮郡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贈瓊州知府彭公赴任序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卷五

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贈孫推官考滿序

送傅推官序

送鄭鈞州序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贈儋州林知州序

送高穎州復任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贈鄭陳留復任序

贈如臯易知縣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富川常知縣序

送茂名曾知縣序

送新喻沈縣丞序

送瓊山胡縣丞序

送南平劉縣丞序

送鄉友某主簿序

送蘇主簿序

送黎教授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送林茂才府學訓導序

卷六

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送司業費先生榮歸序

送邢克寬歸省詩序

賀封君俞公序

贈增城吳君登進士序

送禮部尚書周公致仕序

送禮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送都憲彭公致政序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送王繼用南歸序

歸田樂詩序

送唐彥宜詩序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壽嚴陵先生七十詩序

壽夏太常八十詩序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壽李希潤七十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壽廉憲張公七十詩序

故都御史韓公輓詩序

謝署正輓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王時暉輓詩序

贈洗馬羅君哀詩序

卷七

論

許文正公論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進呈憲宗實錄表

入閣謝恩表

請建儲表一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論釐革時政奏

卷八

章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題跋

書楊文貞公墓蹟後

書十八學士圖

跋萬里一歸人卷

說

陳惟學字說

林升敬宗字說

韓儉克慎字說

馮顥子允字說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安南錄

雜著

貧泉對

鏡喻送李景脩

贊

邢克寬畫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蕭閣老先生像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自贊二首

梅峯先生贊

李光贊

哀辭

彭處士哀辭

大司寇劉公哀辭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祭李學士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邢都御史文

祭表兼中太守文

祭先兄文

祭妻弟金鼎文

生子祝文

卷九

傳

夏忠靖公傳

余肅敏公傳

金侍郎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神道碑

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卷十

神道碑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墓表

景妻處士錢君墓表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銘

德馨堂銘

箴

忠箴

孝箴

賦

南溟奇甸賦

懷鄉賦

別知後賦

卷十一

五言古詩

古意

感興

過友人園居

月下懷

夜坐和張曲江感遇詩韻

擬古四首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禎

送廣東自廉憲

王推官輓章

雜詩

貧叟

秋懷

送劉紹和還南京

朱文公九世孫樾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兀坐有感

文江王文學輓章

送吳旦赴南康文學

題古康三洲巖

送林郎中致仕

題畫為柯狀元乃尊作

題畫為蕭考功作

書百牛圖後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敬所為蔣敬之作

弘治初元春二月望日

皇上躬耕籍田濬叨列九卿預行九推禮感而有作

設成

擬古樂府

公莫舞

搗衣曲

花游篇和楊旌夫韻

登高丘而望遠海

七言古詩

濁海歌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嚴子陵圖

送伍天錫

哭年尚書

採蓮曲

短歌行

綠珠行

梁父吟

讀東坡詩

雲山清趣圖為歐道人作

歲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岳王墳

挽羅都御史

題山水圖

四友圖為安成劉進士秋之父作

題李都督虎

懶詩為莆田許氏作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塩張靖之

梅窻琴樂

題松

題童志昂都憲蠶叢國送其再使蜀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中秋有感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送張茂蘭與自立二同年

題楊廷玉忠義傳

畫菜

題竹送潮廣湯念憲

十龍漱潤壽封學士尹公

山居晚宿

題扇面上小景寄鄉友

明妃曲

宣和遺墨

拜月圖

閨怨

聞鴈

秋風

自君之出矣

解嘲五絕

夜行郊外

送蔣敬之歸省

五言律詩

村行

幽居

晚泊

夜到山庄

挽全州蔣隱君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丁丑六月

劉宣化學士挽章

送人還鄉

秋晚答友人

洞庭圖

甲午除夕

卷十二

五言律詩

瓊山

過峽山飛來寺

穀日

輓遼東都帥

輓廖監正

輓金尚書

送謫宦者過還揚州

送韓敬夫下第因東同志

送朱忱之第

輓毛都督

送梁叔方行人還嶺南

梅溪處士輓章

卽事

五言排律

李布政顛旌異卷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題希夷長睡圖

春閨怨

花徑

題李閣老愛竹軒

王抑菴尚書挽詩

十月見菊

竹軒

題小景

書所見

望君痛關

過某氏園亭有感

馬

題程多寶尚書精洲巷

為徐尚賓乃尊題竹

題墨梅

過會通河有感

松月

戲荅友人論詩

誄史

題紅梅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題夏卿竹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示欲予為之分析書此復之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

七言律詩

五指參天

送趙公子還蜀

主一齋為陳敬作

春陰

寄張鍊師

多景樓

金陵卽事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雜詠二首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

初讀書 中秘東陳宣之

壽陳太常

家世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日夜夢舉頭童子問

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答之覺而呼燈疾書

于都城東之遠遊軒

座中有搗筆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此詩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多

和之意蓋有寓間出命予屬和予村學究也不能外

題以為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大朝賀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脩撰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

都城春日

秋興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閑中有懷

書懷

送游衛致仕還雷陽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輓羽士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南歸經高雷境有感

蘇武歸朝圖

運籌亭為韓都御史題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

予於學士莊中構堂名以瞻玉取歐陽子語也四壁繪

圖各卽其景賦詩四章 學士四榮

分得玉堂視草送林學士 輓淮安畢義士

送陳侍講署南京院事 題山水

送李六之赴南京太常 輓劉員外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送畫竹屈生

歲丙申伏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張郎中父輓章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歲巳亥正月十日太祀南郊奉 貴公獻中鎮

辛丑初度日 哭邢克寬都憲

送人遊嶺南 游歸信筆付敬之

送董庶子頒 詔朝鮮 送劉侍講頒 詔南安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迴文

夜宿江館有序 菩薩蠻迴文秋思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悼亡

詩餘

風入松

應天長

生查子

踏莎行

瓊齋會稿目錄終

瓊臺會稿卷之一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記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決彝倫教斁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疇立為中都既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



為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
辟雍之制今雖降為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
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頽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夫豈
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
政立教為己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
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
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為乎用吾心於
是乎謀之寮案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
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興之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
外凡為堂者五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二與夫神厨庫廩齋舍
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

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
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
本實萌蘖於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斲削之
棟明堂柱清廟楹有室以立為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地
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
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芽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

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邪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卽帝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二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嘗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有辟鄉士將率師尹分闡守職者秉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存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穎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

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後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芄芃而盛縣縣而又大之爲棟梁小之爲榱桷必植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禪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莅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

斯文

霸州廟學記

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為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隸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頽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

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既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自是遂入邦畿內為赤縣地密邇

皇化允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宮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頽剝堂廡日將傾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稟官不事事之請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已俸節冗費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舍庾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

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 璽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
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于予粵自孔子夢奠兩
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
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
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霸於是時入職
方僅踰蒼爾而遽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
誦詠游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
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漑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
耳而聞跂足而可以俟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
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

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為記

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
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為崑崙
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
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急
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詔文獨慨然太息
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
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
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
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為之而的有可效之

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為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

聖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蕩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乎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為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常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求福文學楊琪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

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為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為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為存亡為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日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况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才以需用而

已詩曰既作頽宮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為之書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以擢任還

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旣脩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潘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隆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潘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齊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任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况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

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大脩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游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不可知所以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

成化八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歎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

目也茲邑實為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為冠邑有學肇於
宋始遷今地則在 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
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
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
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

聖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無助其費以
畢前功又初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昉預力其
間訓導高尔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
之教事為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
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
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謚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
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

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
風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
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
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為教者非
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
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
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
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
嘆不行於稅駕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
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

並駕而偕行隨任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舒吳楚數千里之遠以至於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嘗曰道不行乘舟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顛顛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則不可以通然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于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于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

國朝來雖屢更脩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公伯輔以廣東憲副使者之節專鎮瓊郡行部至崖慨學宮之卑陋憫教學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創於宋歷元至今未有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之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

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行于遠尚有賴于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漢入職方千三百餘年于茲立為學校又四百年于斯聖道之行于茲土也不為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遇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幸得憲副公作興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史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思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成化癸巳冬記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黜陟旌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子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櫺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厨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為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資與凡士夫之樂

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其得人之為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俾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為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大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為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既耶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于斯尚當夙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媿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備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輭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

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
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
宿之所以至於庖湏庾廡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閔嚴覲
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
多見也父老相與議于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佞何有於學校士
民相與議于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
爲絃歌棘矜之用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
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
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
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類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
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
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
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
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
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
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
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
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
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
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
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于茲歟予旣叙其實而又
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

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澣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岸夾
輔經閣我我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
有庠有庖有涵有庭有戶凡制之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
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量之翥如日星
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鍾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
僂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閭閻啾啾篋笥斯鼓準圓於規則方
以矩容貌侯侯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
善弗取百越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
如漢潁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豈不爾
茹剛不爾吐爾飢而寒我翼以哺爾克而頑我礎以斧不飾
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
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
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
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

當予因民心代

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

成化十年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于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
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
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

伊川生大

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于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學者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高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於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子發明

孔孟不傳之秘于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申否假饒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光輝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脉

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
興其道于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
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于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
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魯鄒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
河洛之間是時猶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
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
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
自紫陽而聚徒講授于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
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
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都易蘇章
發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即署來知延平府事慨

然欲推所學以見于行首以化民成俗為政恒謂世之論道學
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
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
朝京國者泝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
以朱子為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
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
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
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築舊各有
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母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搆公
宇以為 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尔告成而未有名稱蓋揭道
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

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黽歟侯曰然遣伴來求記于予予旣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紀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爲聽事中爲堂最末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特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

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壘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末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而竒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又二登五尊三

總其凡三百九十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
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會衆以告其成釁而藏之庫春秋
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君遂府學
教授陳君顥輩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
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為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
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
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
然於詩有之既作頌宮淮夷攸服聖人刪詩而躋之於頌其意
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
豆為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
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
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
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閏茂是為大明弘治三年是年開進士科乃

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進士第必
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群臣合辭上
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
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
不復世運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
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二才之道五倫之教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

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替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

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材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

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群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

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後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興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後之名而欲覲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千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邪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 明時而玷大科

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有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 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

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
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
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
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于史者在唐戶七萬
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
李邕李鄴及鄴之孫礩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
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
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于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
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
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
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
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
弘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遑遑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
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
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
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于巡
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礲石題前進士之
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舉穆叔之言
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
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
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

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有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徃徃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宮輒礮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

皇朝有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礮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白天開地闢以至於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

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

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為

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 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為邑人士後來者勸

會通河土橋石牌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 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

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為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牌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

有五里下流之牖曰戴家灣沂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
抵臨清縣之上牖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爾輒
膠于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
囂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
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牖以積水濟舟屢言
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
狀上公具聞諸朝

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
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傭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
通判馬聰等督工即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為新牖凡其規制之
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

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
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
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為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
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
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于天一而成于地六其大用在
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既潤其載穎之苗俾生生以為
民天其成于地者復浮其既粒之實俾陳陳以為國計順天地
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
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剡剡䟽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牖
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兆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
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然自有之勢惟汴

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
北之境氣勢衝絕脈絡中閔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
御以達于燕於是財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
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厥効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
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 朝廷若夫因時隨勢
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帥之役
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于海有
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

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
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俠之
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
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
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于海利在于
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
之餘凡昔日汪洋沮洳之區莫不眇眇而芄芄悉成膏腴之壤
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
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
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
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

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為碑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灶曰柘林為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匾陀為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為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為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龕山有碑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碑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邠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為邠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予文以求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為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

之則為川塞之則為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為害飲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人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滯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瀦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為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有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旣邪於是乎書以為

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為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為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為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儷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繫之間饒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之人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為稱哉瓊在漢為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初於宋樂聞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節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為已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修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闕耀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為吏治文書之所為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棲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于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闥靚深堂宇高明垣墻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

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 禁近以文字為職業寓書 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之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崖並為四州 國初始升瓊為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恠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邊鄒魯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為所眩奢迷惑而頓忘其係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蓋亦甚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繇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巡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卯知縣事實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憲度而竦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則大不相侔矣夫恩

之爲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茲者徃徃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爲恠莫侯乃能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爲記予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愆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抑遏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巡狩之典周置擇人循省四方漢遣掾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

高皇帝於凡天下郡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脉理周流無間掣一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以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入闕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末嘉之亂八姓入闕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太有聞于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于朝詔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于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于社且在城外今

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達孫孟和請出白金為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于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為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于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為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修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

書露述其後呂夏卿預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之表其門閭與夫黃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讚揚之我

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

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率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為僭蓋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徃徃有逮事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範茲蓋百世人家喻戶曉之常禮也况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為百行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為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為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為八閩之望雙闕我我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燁煜霄壤而

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瓊臺會稿卷之二

南日府學生員黃榜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瓊臺會稿卷之二

瓊山丘文莊公泮著

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成有定制粵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本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于

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為影堂文公先生
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
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為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
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
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黃氏世有顯宦其先
世在宋為朝奉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
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
僧者為黃氏世嫡乃謀于眾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為
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
相與建祠堂眾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
堂三室以為祠堂堂之前有亭其以庖厨齊沐之所外為三門
繚以周垣樹以松柏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
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
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
于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
釁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珩暨其從子璫以鄉
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覲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
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
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
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
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為過既名為
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

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
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
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俾持歸
鏡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
弗廢墜哉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
之先當有宋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
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今新
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
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及始之

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 國初屢脩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
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
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
設一如其舊旣成乃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
以禮秩秩以恭循循以和儼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
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踈情不以服盡而遷數
十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
公旣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
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
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

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固已罕行之又況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何則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溯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茲蓋有功于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一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有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千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有稱黔寧王家昭靖王正際 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陲世以忠愛傳家上報 國恩下安民夷闕

七朝餘有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

而循循然終身為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為常施諸人者忘其為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蓋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夫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為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為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為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去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為藩屏大封功臣以為楨幹非徒

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

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王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府冊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薰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于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闡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為西平侯也錫以詩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未為多福之語及讀

太宗為善陰騭書叙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

心慎密恩信遠乎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
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

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
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著效於當
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
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
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
是而靖叛亂今宮傳公主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旣
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
非徒空言而已也

一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
玄若來以昂若仍以雲霞授而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
觀斯福也且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報 國家之恩一夫不獲
時予之幸非但居大位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
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減獲之賤驃襲玃獠
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
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
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

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尔沐宗末末無極
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湯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
其名聞于 朝者選入

上方嘗稱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子家子得疾
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
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
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勃然生氣漸回而咤達有莫知其所以
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
來復於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
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平生止
一子宗祊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感
日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爲記其居藥之室

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
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
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
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天者於
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
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
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鑿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
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
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
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
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

夫春陽之氣既乖則復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
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
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
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釋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
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
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化之原人
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斡其鬱氣資其化
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
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
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
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
能輔相大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
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
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
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
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以使之各得
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
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
若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爲戶

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 國朝末
樂中始遷于條塘之黃瀛後又遷于瓏窩是為今居侍郎公之
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為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
善議論喜歡誅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問學然
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
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礪則始來瓊者也十世
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頤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
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頤皆葬雪嶼惟顥與興翁葬黃
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
導生子棗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于居士蓋十有四
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基也甚厚而固至居
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
而貴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
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礪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
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于千百世
之人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出則為忠臣本仁
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
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
兄弟乎叨官 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
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 朝退援筆書此
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饑寒孤獨飢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飢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資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此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若是否乎不能若是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子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子言以思君之思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
穴土而甃之以甃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勛讓
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即中時
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
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
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
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
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
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
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
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
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緼縕無間殆將周流太虚以復歸於
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
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
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
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
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既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蓋
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

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
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
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
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
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
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
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
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
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
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
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
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
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
室家行於道塗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
葬嗚嗚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
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
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于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
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
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
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其平生成立之
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

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

近儒生購求書籍及于軒窗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顧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為夙邦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為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為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廷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有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為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于己者尤

在武焉子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斁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

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皆稽古論以復行之又問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畊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踞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岫岫而茫茫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蒼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

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得則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單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允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畊翁曰

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成化元年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為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為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黷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

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治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其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廊是時裕客 京師介子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歟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故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

見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
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
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
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
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
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
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
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徃徃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
間有之多生於平曠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
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
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
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
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
與君別隨計之 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
春秋再踵君堂則已斬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徃觀來不出十
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
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
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為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為自
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微允諧其字世
為瓊人連試于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為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歟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石憂嬰其心一搯手而有衍揚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穿坑塹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鷄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憇以斯湏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其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其其父今露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其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

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僂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

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虞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汗濁之表其有類於是歟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歟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歟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歟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

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洿池之中比鵠鵠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潴一而為沼沚視茲洿池廣袤何嘗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雁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會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

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爾旣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遂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蕩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克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日會之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大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也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濬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莽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

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耻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歎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而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活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今所居之軒而書此以

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真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宛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

且迂不恤也不幸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職業
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簞以北學於中國中心
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
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
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于
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
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
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
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
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于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

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
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

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皮以
書僅成于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
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
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
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
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
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
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
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

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無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后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戰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待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大夫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

地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重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辨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蓋卽吾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刻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其間畝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之粟爲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畝若干爲

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

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闐闐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于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

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卽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所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峯巒纍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于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未

越林表面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峯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吾郡以叢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匭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稷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

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暘明貫通于四時地之清淑旁鍾于庶類是以物之生于斯也形瑰竒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粗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編卽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爾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竒特秀絕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

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泝滇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徃徃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於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恠也是雖有瑰竒之容華艷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比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

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其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

有未雅者爲史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 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旣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味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旣而萎稿者幾盡予爲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帝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閑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

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興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
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館邑醫官滿考赴銓留

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群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

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徃徃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尔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穉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九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亦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禱郡庠生甲子領鄉闈者薦已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

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善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宜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頌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髮髮亦種種之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告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

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

瓊臺會稿卷之二終
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瓊臺會稿卷之二終

新定縣學生負戴士民校正



瓊臺會稿卷之三

瓊山真文莊公濟著



記

開鑿大庾嶺路碑陰記

嶺南自秦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以至於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為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文是年為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為者召公為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為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為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為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

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即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為偽既而即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大學偏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過鄉友涂暉景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訖為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

爲者輒爲免其伐石鑄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
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
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
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礪已就將來善書
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
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
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竒材珎貨出焉戰國以前
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
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
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夤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
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

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
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
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于
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
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太禹如昔人者已雖然
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
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
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
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
國計大有補于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
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

公薨之歲始見知于

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
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予
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裏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
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為書之畀
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
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世傳為
異人所創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
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
石以為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吳時僧康會初於金陵始
及晉南遷重加脩飭天下倣而為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
建之以為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為宗固
無有所謂身鳥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鳥有
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世皆知奉其教之外
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
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摩
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摩自南天竺浮海
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
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于嶺南
而雄郡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

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袍之士必有深於達摩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脩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崑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竒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圯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

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齋無不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又廢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所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

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徃徃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評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爲是以銜俗耳於是大言以自益虛喝以相脇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切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俸視道法以矢橛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比丘惠繫弊衣糲食苦心極力鉢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

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上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者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無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拔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貫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此興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

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爲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韓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

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
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
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
旨輒筆錄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
叙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
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
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外書
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
盡在是焉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
南北方之士止傳蕪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為
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
其書而人為此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
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覩此書之全一何幸哉
此蓋南昌張廷祥編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劔江涂伯輔憲副
俾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
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為名今憲副君乃以編
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

成化十年

王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替之刪之定之脩之
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
傳聞者輯之以為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
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為然而又於此得以驗

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其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久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譌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闕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翬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翬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編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叙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

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
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
論文若歐蘇之儔顓顓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
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
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始亦近
於涑水傳家集歟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啟歷中外終
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宜乎
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
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
辭藝者歟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濟對

大廷時公為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宥其乏舉首為當筆者
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簣時不及致一辭其
一觴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
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
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
為然 允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馴至于宣德
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
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
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
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

潛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太學先生西昌人也潛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巳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潛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政是歲潛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為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為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聲欬然瞻思之頃恍忽若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為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潛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求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潛焉於是乎拭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為辭采載於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睚眦側媚之態浮誕竒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為人凡其立心行已蒞官臨事如其為文其

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卽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擬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鉉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卽得倫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襃然舉首者分宜人也宋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勅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粵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爲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于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修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

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頗殊在
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中秘乃得親炙之而受拙
庵先生教益為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為延譽公卿之間方先
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躬詣凡延寓辦香以致
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子廷章大憲廣東適入覲
闕庭會問因及先生文集已繡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
有得於先生指教而知之為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
之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教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
習其氣既克其理既明故發為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
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為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大資本
於學力而實出于鄉衮漸染之餘朝廷振作之效也是以剛

大之充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
有吝澀詞氣溫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為人也其嘗序尚約
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先其為文請為一轉語以序先生斯爽
曰先生為文如其行事先其語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
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
諱亨信字尚質廣之東莞人登末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
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為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
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為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
宣府城二事尤為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

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為不可及噫向使
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涖止之所 後來決無北狩之
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 將來或有南牧
之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
可勝嘆哉公為文和平溫雅類其為人而尤喜為詩其詩不事
鍛鍊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
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秦哀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公別號名
之曰覺非集因其從子珙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
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世哉

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為嶺天下之川皆委

於東南流行而止滄溟以為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
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
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
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浮在而
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
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
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 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
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於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
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蘗芽之生然不
害其為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

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

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潄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皇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纓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葦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恋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素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有越其視古齊魯歟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九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 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 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

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 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鉉教諭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燠為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三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備其道大以明宛然治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秦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

無餘矣噫

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後造平日以經為學以儒為名以豪傑自負躬逢 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歟 臣濬祇奉 明旨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

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成化元年

會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卽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盛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旣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為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

國至今有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為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

即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

尤異者為錄以傳臣濬當叙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

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

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

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

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于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

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

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為儒學

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

處已行事之間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

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

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略不及爾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仰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僚是訪是延惟茲兩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從之臣者重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於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為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天

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眾星斯聚譬之地焉莫不有川而淇渤之區眾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都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首儒之才古多有之肆惟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植日增月益至仁之所涵煦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弁之冑屯營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冑監庠序之英為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秩秩十有成群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

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凡天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野處需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彌於中文彪於外默默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其選將及期又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朝上以命某官臣某徃主試事即日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試士所在即會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戩期以祛宿弊求實才以無負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
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
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
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
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
柄而後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
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
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
儒方嚶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
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
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

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
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悽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忘人有爲也聞
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
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知人之行禮
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
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
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
及出而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
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
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
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
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
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
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法用此爲哉曰呂氏之
記記其大而已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
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脗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
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
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
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

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

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於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

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繡
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
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為其心形
天之氣以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為物所蔽
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為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
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
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
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大小內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
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
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
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

石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
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
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
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為天
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
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
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
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
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
舍伯也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子必子

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正身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十
五年

學の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
王通自著書以已儼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
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
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
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
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孰聞之矣而又贅
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
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
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

則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
理之學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
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
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
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
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
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
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
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
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
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

凡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處德言

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分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出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齊先生作朱

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
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書云天
年七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
格物為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
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
輒加考究後見夾添鄭氏通志略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
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
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
而考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則藥有所疑

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曰不
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
之哉况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
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
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
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察其
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
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為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
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
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
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為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中

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
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脩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
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
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
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
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
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
職不出 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
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營老菟表及正蒼仁
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
有以此聞之于

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
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
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
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
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
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
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
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
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

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旣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

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

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
犯不歸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
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
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
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
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
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
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
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
之要官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
幽遐不履城闕而得以知天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
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
民之術暨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
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
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
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
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
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
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
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者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

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有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憊憊一念之忠儻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經

取諸身不專為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為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者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為之形流而為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向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椿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臥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脉絡若

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爲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繆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卽其圖之遺製歟嗟乎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爲此圖非獨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其是疾之爲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况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

歸之則人為吉人子為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焚焚攘攘自戕自賊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稟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迷此圖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疑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

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賦化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為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求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求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

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為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為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末簡以俟續入於乎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攷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偉爾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戶之藏既散肉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三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蓋有四焉江鄉土綿

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恃譜牒以為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為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閥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無一族無所自來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大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

瓊臺會稿卷之二終
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遵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
究精詳援引皆有証據不徇前人之失而肆一己之見直疏而
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
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
理脉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
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歟予故序
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江右之爲肉譜者云

瓊臺會稿卷之二終

新建縣學戴士民校正

瓊臺會稿卷之四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斑斑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爲多瓊屬邑文昌大族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來蓋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賢者予未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

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久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父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攜來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者而名爵無間樗櫟之林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名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况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略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會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

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
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間以見示屬爲序蓋兼本二家之義例
而折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爲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
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地封制書贈送詩
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書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凡何氏受姓以來見于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
序送何堅何與韓爲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爲其後者
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
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
氏姓註云以何姓爲韓後然謂之以爲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
矣近世鄧石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

韓氏韓後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
爲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恒唐
前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
然則孫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
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歟抑或別有所
出歟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子竊以謂論人
之家世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
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精羊本音
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繫繫乎
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書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
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爲寶謨閣直學士廣東

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
勁節爲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爲時
名臣 本朝革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
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僅見何宗所
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者論大雅君子
卓爾不群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
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高帝賢父子相繼爲相玄成作詩以自勉
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
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勸其庶而今公父子
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高氏而爲其後人者蓋誦是詩以相勵思
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子與公偕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
心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
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
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
干之珠湖子真實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
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實四世孫常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之
嗣因命幼子惟政爲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台有
聲終浙江叅政孫祺守括致政家居曾孫彙字宗用者又以進
士濫屬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
其與子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其

之姓尚從于周屢曾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
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恐歷世日遠世其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
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子一言他日譜成以冠
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
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于登科之錄者則又
以周姓著焉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
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為可以不作哉謹用
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
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于齊都營丘子
孫因以為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樵周
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其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城
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為丁公偃五傳
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
為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
以為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
丘也況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廩丘
蔓丘濬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歟若左丘明見于魯論
咸丘蒙見于孟子浮丘穆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則
後世以丘為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
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

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墩頭變為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剝接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醵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為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博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為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琅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戶之藏不備而肉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廩者補豫章志

涂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
堽元有潛生皆洪撫間人二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
涂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為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
否則其僻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
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涂氏為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
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稟稟持
風裁今奉 聖書整飭兵備于海南予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
間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
今人求王於琅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
錡錢鏹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
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蓋絕無而僅

有者也夾溪鄭氏謂涂因水為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
世古豫章郡無今數郡之地而涂水乃在今他郡界邪否則古
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涂本古塗山氏南昌尉
始去土為涂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撫之間為多
豈嘗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琅琊以祥
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替皇父子之功業苟為不然徒
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為望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曾
若玄觀副憲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為凡洪撫之間涂者倡使
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
之在前代矣顧不備歟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為曲江涂氏族
譜序非但為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吉陽裴氏族譜序

裴之先與秦同祖風其姓羸其氏河東聞喜則其郡望也其始
出自顓頊裔孫太僕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皋陶皋陶生
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五世孫仲衍其四世孫軒軒生滿滿生
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凡大凡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是為秦始封之祖非子之孫封裴鄉侯因
以為氏今聞喜邕城是也六世孫陵當周僖王時封為解邑君
乃去邑從衣為裴裴之為義衣長貌也其後陵裔孫蓋仕漢為
水衡都尉其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河
東安邑安順之際又徙聞喜故裴氏在聞喜者為盛焉裴氏莫
盛於唐而出聞喜者什七八如矩如炎如行儉如遵慶如濟輩
皆聞喜者所出也而莫盛於晉公晉公十四世孫有曰瑒者當
宋之時為雷州守既而改吉陽軍軍即今之崖也其子聞義以
蔭補知昌化軍愛崖之南瀾村山水之勝遂卜居焉忠定趙公
忠簡胡公謫于崖皆主於其家忠簡以其為晉公後取左傳盛
德必有世祀之語名其所居為盛德堂又為之銘云聞義子二
曰嘉曰瑞瑞生鴻飛鴻飛生豫豫生德厚德厚四子孔裕孔明
孔倫孔文其後子孫日以眾多族屬日以蕃大崖之稱官族者
首焉嗟乎裴氏之盛自漢陽吉平侯茂始自是而後分而為西
眷之族流馬之族南來吳之族中眷之族不可一二數也而今
皆不可考矣獨晉公之裔遷于海南者尚綿綿不絕如此豈非
盛德之澤未泯乎入 國朝以來亦多有顯者予所聞者交趾

鳳山縣令士能某江太守初所及識者慶遠司訓盛盛之子鄉貢進士崇禮崇禮卒業太學其季琛又膺有司貢為太學生其盛蓋未艾也崇禮來京師以司訓先生命徵予序其所重脩譜予觀其世系有圖紀錄有譜披閱之際一覽可以盡之予尚何言哉特為考其族姓之所由得郡望之所由著使其後之人有所徵云

瓊山沙氏宗譜序

瓊之著姓閩產十七八其來多在宋中葉以後惟沙世出自西域則在勝國時來也元人奄有中國其官之正員率用其國人暨西河備元而諸族運去物改不復能歸然徃徃循其故俗不之變有能毅然變之而歸於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不謂之蒙傑之士可乎瓊山沙氏世居郡城之南橋相傳在勝國時有諱萬金者由官差任達魯花赤娶邑之烈艘藍氏女生子班其後北歸遺藍氏及其子于瓊遂家焉元制凡郡縣正官皆曰達魯花赤職任有大小而名稱無不同者今傳者止稱其官而不著其所任意者宣差公仕他郡偶以事來瓊烈艘古津渡處於此濟海遂娶藍氏去則遺之耶又濬幼時侍先祖思貽翁每聞其談及元末時事陳子胡起兵文昌有抵郡城時安撫元帥沙某者棄城渡海而北所謂沙元帥者公豈其族類耶然皆無所於考矣雖然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苟能以德學傳家本之以仁厚行之以信義禮讓以節之詩書以文之則可謂世家矣奚必拘拘於其所自出哉沙氏之賢者曰玉字中美曰瓊字中某

日瑤字中純俱獨行卓識所謂毅然變其舊俗者中羨翁仕終
巡檢其子洪文遠習於禮而能文以春秋舉進士累不利今年
貢春官試中將卒業南雖臨行出其所脩家譜求序引濟兪伯
清中純翁之子壻也蓋於丘氏有連於是述所聞以引其首云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于王事郡人請于 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
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
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衰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
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死其質實者畏之慕之各以
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家
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
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
愛頌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
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爲郡恭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
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
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
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
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
可公移謀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
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
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

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
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
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
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
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
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
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搗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
卒于營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間之如喪其父母然于香燈
具表經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邪德莫大於救人
死於垂亡出民生於既死公奉

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於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
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
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於是乎盡而在
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有世祀况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
是宜膺 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
夫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
宜學士君爲之哀集以傳也公諱 字 本姓謝氏今學士
君請于 朝復本姓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爲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
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於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
視其令若佐如人之患疢瘡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

又恐其不亟雖受鍼砭燔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
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為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夢
寐中猶為之驚悸也况肯既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為之歌詠
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徵示有
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
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率醵錢以代
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既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
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
以事言而謂之回春盖喻侯之德孚於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
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為功然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天天
然以舒暢荒荒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
焉侯之為治殆有類於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
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
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璟為郡守愛民卹物人
謂其為有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
哉彼哉其大暑之燥石流金祁寒之墮指裂膚者歟使者今皆
物故前使者不欲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
恕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溫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
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
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
作者之首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滕六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
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
乎田塍之間其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質
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
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
有榕樹椰柳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
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
因卽其勝釐爲八景携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
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
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良之
象觀於木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
也有兌之象於田而未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
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
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
之間顧瞻之際而入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
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
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
間無徃而非易易之象無徃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之專
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固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
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
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允在覆載之中有血
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
首長皆受封爵于 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
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
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刺加之有
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
屬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
而達西洋吉里大國分鯨徧徃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逮其回也感至於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
國自是允易世必請封于 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
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
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
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
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
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

蹤詭觀者哉予聞滿刺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齋其所有於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瓊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榦謀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歟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瓊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露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歟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 詰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負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賀仁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仁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 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及秩于群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歟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詎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

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於身而不器於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况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於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攜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於仲由別也行者則曰何

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為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於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景泰七年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為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其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著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為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即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

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齋

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公以良二千

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

崑夷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

億曾無改於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

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於無可柰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於

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屋之下無處而不到也

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滿三考而又加一焉功課

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

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借馳而

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

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齋咨涕洟以爲公去我

速也抑何歎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

上皇皇於邊方亦猶下皇皇於室家也一急於謀國一急於謀

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於一方久於

一官噫抑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歟矧今 上方

一官噫抑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歟矧今 上方

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爲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於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爲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璩瓊郡守吳琛聞而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蘭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潘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伴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膺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有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潘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予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叙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

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
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
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
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
恒多懼向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
覲明廷

贈湖廣楊大叅序

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遇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
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
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大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
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蒲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
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始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
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
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入也能
無慮乎惟揚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君既知所以治人矣猶夫所以自治者藉何慮焉矧君以閔大
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
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於凡百司之
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
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
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於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爲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若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况有器苟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於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勳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於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於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大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 恩命庶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大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卽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拔君於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

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各止其所然後為不辱所命不然其為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為君喜者適足可為懼耳君行有為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

有日矣或者謂予日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日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為師友並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 中秘雖為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于是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為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有人其

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眴眴然以環視乎我口
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
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黯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悞選
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闖跌宕者待我以約
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肺必事事
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
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
彼且群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
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習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
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
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
於溫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
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於其
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
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特用通政叅議何琮文壁監察御
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珣伯珣
聞予言而趨之請書于帛以為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
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大夫
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叙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
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

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室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群燧中也如北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惻惻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於予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

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為詳請以此序群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於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於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於是拜焉蓋以境外即西南諸夷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儲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蠲徭乘我不備越境以為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於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為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於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名過人之資而立功名於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於庸眾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備備著見於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歟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

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於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叙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叙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於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裕

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書號稱通儒者為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於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

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
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聯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爲職不可無一
言以爲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
朝者所不樂就也而惓惓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得行也士
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
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爲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
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於上而澤又將
得以施於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
謂無負矣蓋道出於天具於人全於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
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於爲斯世之
用者豈直爲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
不親手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
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於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
通經其於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闥爲

上所知名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濫而治者又得夫
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
必矣敢以爲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必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
入登宰輔者徃徃而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爲得道
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
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
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
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
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
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
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
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
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
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
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
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他他視倪袖手旁睨而不之
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大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
爲治雖不拘拘於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
公之斷緒於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囿物以術術
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執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
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
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及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
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
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
聲者二公豈得專美於前哉侯報政趨 朝書最將還府丞李

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為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儁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燁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宜之通衢大肆中而為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儁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為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群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燁燁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

政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為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為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燁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於前異時鑄為鼎以象夫物用為璧以薦之天又將於其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之而似之者以為君之官之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國朝米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吉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斃已極而將甦之邪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邪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為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奄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東西為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吏于茲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仕而能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

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無欲忘已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聞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愈憲一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

辰溪綽有令譽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
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
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爲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
之望也必矣吾郡之人再蒙吉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
人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未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
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使郡人士曰前此一
吉也尚能爲吾人福矧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歛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
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燕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
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有德之

賢千有輩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京師萬里中州
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
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命下之日略無幾微不平見
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
以濟人徼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
而遽有馬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
郡於嶺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
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大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
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
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真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已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真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好之必猷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疑是福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於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爲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星予則以爲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苦而又照豈徒行一時分一道而已哉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駟而駐景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敷錫我三州七邑之民之福哉故

不勝喜而序以贈其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瓊臺會稿卷之四終

南昌縣學生員胡敏問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瓊臺會稿卷之五



瓊山在文莊公濂著



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徭獠其為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甚蓋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赴鬪卽挾刀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卽不幸斃于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為戒因循苟且度歲月以湏更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已出苟或冒險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萬一小失利則怨讟加之矣甚或得罪焉以故賊勢愈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為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穫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為所奪遇收斂而穗為所躪一牛之在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為天食以耕為本今為民不得耕則無以為食無以為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勢不至於盡為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為生乎官府何恃以為治乎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於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端葉夢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於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即其地審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命下爭先走其寓舍瞻拜焉既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為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為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人入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

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
之文子毋庸辭予奉以文字為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既謬言
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
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
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
予贅哉請言其略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
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
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
今反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取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
比內地有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營宜其民之逸
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
者徃徃告飢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
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
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夫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
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
之徃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
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
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靈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
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求
平上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

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 京師求予文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寮案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燁燁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聞有守佐俱廉能者稱致壘書並褒而陞秩錫金必來平也夫謹書以俟

贈孫推官考滿序

舉一郡之事凡百政令皆於守乎屬所以輔守而使其政令之必行者理官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欲不能恬然以無事有事不能以無爭爭必有所不平不平則必平之於守守以德道之禮齊之政正之而民未必從也於是付之理官以法平之焉是

理官者輔其守以爲政者也守之位雖尊而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則得考其情用其法令而死生之焉必使質者輸情斷者服罪生者啣德死者不怨然後稱其職耳蓋守者民之師帥而理官者民之司命也守得其人而又得明慎者爲理官以輔之則郡其有不治者哉永平府密邇京師其守佐之政之善易以傳達三數年來政平訟理之聲日鏘鏘然士大夫齒頰間所以然者有安陽周君爲之守明刑以輔其政者則雲間孫君士瞻焉君出自學校以經術緣飾吏事司理于永平二年矣今以考滿奏計天官周君走書京師求予文以贈之予未識孫君而知周君爲最深以周君之賢而知其所以輔之者必賢無疑也雖欲已於言得乎書以爲贈永平府推官孫君二年考滿

序

成化元年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但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原其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

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
鯁鯁然拮據傳致衆民之疾以施其吐下慰灼之方豈理也哉
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健訟怙法者固不能無
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邦之
事雖未必一知其詳然聞三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疝癘歲收
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旱
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盱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
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爲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即介封部主事
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
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
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
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
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
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
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成化五年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關鍵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
也深文巧詆刺骨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矣君子不
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
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養德之中可以逆釐三神
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
誠乎予友癸間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僞言僞

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閭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已接物一
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境之
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篆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
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何化三年之
間有如一曰今年以考滿來覲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
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
俟予言為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則不能以無言也然
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
是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歛之則成已施之則成物一念
之至可以貫金石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
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魚可使之遠徙於海
珠可使之去而還復况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
以知數感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不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
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
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為迂
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南豐曾氏嘗嘆治越之吏莫致其治教之意使其民不幸而不
出閩蜀上然又嘆吏于茲者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不能也
於乎今去南豐又數百年越之民俗日趨於華固不減於閩蜀
矣但其長吏所謂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何寥寥哉今吾始見
一人焉曰雲間朱君克信新以大學士擢知廣之連州方受

命未卽任然其穎然之材邁出等夷固已於膺鄉薦辭校官俸業大學銓試天官時見之不必度庾嶺沂湟川已逆知其足以當南豐之所期而有以幸連之人矣雖然古之人吏南服者聲稱者如衛颯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茨克代之亦善其政任延鑄田器教民懇闢錫光並之漸以禮義其他如許荆孟嘗之輩皆能致其政治之美教化之善載諸史冊可考也而南豐曾不之取顧有莫致之嘆豈不以是數公者僅能補偏救弊於一時而不能滌其俗以驅於治使其久遠而不變乎由是觀之吏下越者誠難矣所謂滌其俗以驅於治居閩蜀上使無不幸之嘆在南豐時苟能是已謂事出千餘年之表爲美之鉅矧又去其時數百年後乎則其事尤難而其爲美愈鉅可知矣君通經學古者也志大而不安於小故予敢援古人之所未有者期君君其有以幸連之人俾無負予所期哉使世有南豐者復出則必不嘆穎然邁衆者之無其人矣尚勉之哉大學生嚴和者連人謁選吏部幸其郡人之得良守也徵予言爲賀予亦雅知君故欣然爲之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夷悅服儋之士咸以爲前此數千年握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子來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文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固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

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
真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書其有循吏
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徃徃在河朔汝穎之間未有地遠而
偏如僂耳者也地遠而偏已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
戚上之人弗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
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
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
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
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偵者來 京師拜官南還濱行求
予文將持歸以爲候贈予問之偵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
者其庶幾古循吏也邪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
也

送穎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游宦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
滁如揚如亳如夷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穎旣去任而猶思
之不置時時見于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
終老于穎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它郡而足以感公之心
而爲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
不能允蹈耶及觀思穎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
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穎者意有在也况今
地在 王畿內爲 帝鄉之支郡漸染

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于是也

其官閒無事之樂始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章柳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穎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請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况去之而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穎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穎人心者其在夫予聞文顯之治穎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 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為公輔穎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穎否乎是為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 勅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 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

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

天子輦轂之下百青翠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貴近之橋處法比之摘缺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廬陵人其先以旁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援等夷而出以與天下豪儒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大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末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

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為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為之况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 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真誠知人而君亦真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書生初筮仕即得令繁劇之邑 命下惕然懼其難而尚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予曰令之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已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偽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所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實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為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啻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斃於是乎書以為送 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 福山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

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階阱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邪吏之未易馭邪政事之未易脩舉邪曰皆非也政以其胸臆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郊迎令狐峒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誦而不可以勢誦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毋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

行遂文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亂張君景猷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董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猷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 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爲之綽有能矜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况之觀昌平不逮遠甚而令視丞其權

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刃不難於割鷄豚彼大而此小也斲隴髀之斧斤不憚於剝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警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舉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匕著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者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或迷矣凡此皆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材之出衆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充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

以塞二君之請俾書之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暉之爲陳留令六年于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典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皆其

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

不爾私也線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爲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譽以希賞擢者其誠僞正譎之分奚翅天淵乎哉君爲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言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抑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子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樂爲之書

贈如臯易知縣序

予友高涼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
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
年夏拜命為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友連
過予徵文以為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溢也
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少試之以百里
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既
固之後決之於將溢之時故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幾人情世
態時宜地勢官政吏弊士風士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
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誦或得之於談論或得
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
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
詳畧繁簡羸縮淳澆真偽始終本末因革損益良苦新陳備全
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
取舍好惡何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以必當如此而
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
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
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
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民社稷之寄歷世淺而練事
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學講貫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
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
生之安胡可得邪胡可得邪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
海陵民得斯人而為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欲其強教而說安之也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
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
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為民父母庶
幾異乎未知為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海生齒所
聚商族所趨工巧所萃地利所出珍貨所居皆他邑所無有者
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吳楚之區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下會
府所在使節所駐衆道所由諸蕃所會百書所委皆他邑所不
能供者非獨嶺以南不能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夫且劇如

此為令者非有守有為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吳克明以太
學生解褐得令于斯予素知其為人蓋有守有為者誠真足以
當是任哉蓋克明蚤以經術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校官輒棄
去游之學師友天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為也而未
克試茲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為矣夫
惟有守則物之干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為則事之處
也粹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
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硜硜乎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
之若簡劇而處之若易衆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
足以有守而才足以有為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優為之矣
况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為大以劇乎哉雖然有守者又有為

之本也先正有言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予因邑人士之請誦斯言以爲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 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人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管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嘻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劍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

在治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余嘗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 命既下人咸謂世隆生長 犖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戒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邪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

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聖君在上圖治若飢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

體

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則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千歲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令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也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崗坻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鷄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繫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賄賄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職守仙仙侃侃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

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
百前此亦嘗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
尸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
然而况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
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
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既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
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陋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
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
之畏風荷其戶塞其罅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擇夫溫煖
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
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
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余嘗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
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
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常知縣序

鄉友常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
曾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拜命之官
吾子皆有文贈之常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容於言也必矣敢
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
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
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
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

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 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予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無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 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卽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慎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送鄉友茂名曾知縣序

正統甲子予叨發解鄉闈同學之士偕升者五人出而仕者今惟予與曾君子華焉予以歲甲戌入官 禁林君屢上禮部不利又十年始由太學生需選銓曹適 朝廷憫嶺表之民罷於寇攘命其人士還吏本鄉又用大臣言推擇士之當銓者爲州縣正員用是君以選試得爲高州府茂名知縣高瓊隔一水耳其土俗民情大抵相似士大夫學成而進用于時親蒙天子簡拔而授之以字民之官有人民社稷之寄且又得夫隣郡之邑平日習其土之俗知其民之情其政易施其化易流亦可以行其志矣所惜者寇盜傷殘之餘民生凋弊之後無施政

教之地焉耳雖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古之人所以揚
休聲著偉烈者往往皆自茲起彼紆紆于于當平時履坦塗乘
可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於庸衆人也惟
夫時之不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能爲之然後顯
其才猷之超於人人焉耳茂邑之在茲特正當危急之秋殘民
之聚於孤城也喁喁然漑漑然如魚之在涸轍相濡以沫相响
以濕以待夫春水之至正君子施德行仁之時也創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所謂事半而功倍茲其時與矧今

聖明在上視遠如邇方更化以善治恩流而威張彼弄其潢池
者特倏喘息須臾耳豈能久哉君行矣宜疾其驅大將出師克
渠授首有日矣嚴霜之後必得甘雨所謂洗濯而滋長之者令
尹之任也君行矣宜疾其驅毋使斯邑之人翹首以嗷嗷曰吾
父母之來胡徐徐耳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者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
第擢官內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
尤著聲稱文之遺民有仕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豐豐不絕口
廷珍甫三歲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
累試有司不如志尋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春釋褐拜臨江
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教言予喜其以官
家子發軔仕途卽得文獻之邑佐其長以泣夫醇厚之俗朴茂
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爲丞于斯其仕
宦之權輿歟夫有權斯有衡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
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
行至於千萬里之遠推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焉
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
於斯哉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爲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
謹末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廷珍初有官守卽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蒞事之初尚
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端爲政之本培進
身之基以爲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復前人以成其所未
成之志其在乎其在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爲附郭邑罄九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
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
是九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
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
夫當東坡南遷之時蓋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
蓋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常聞父老
言洪武末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勤生理質朴謹愿
有老死不識城市者間以事入城親友共祖之惘惘有離別可
憐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爲士夫者守蔗隅敦禮義有爲不義者
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珥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

猶及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爲也乃聽吏民之狡黠者以爲腹心任厮卒之獯惡者以爲爪牙於是苞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寇讐之禽獮而草薶之扶其口而奪之食把其臂而奪之衣剝其襁褓而奪其赤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俗始變而珥筆終訟之風起矣蓋在某時某人爲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爲而孰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自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而以慈祥凱弟爲心在有志以盡夫父母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時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靖安胡君克明以大學士釋褐承順德之南河尋丁內艱今起復而補其考於吾邑予曩時嘗識君於予友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凱弟之君子也以慈祥凱弟之人泣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甦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 聖明得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禪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俾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爲序

送鄉友南平劉縣丞序

萬全劉君文冕以上舍生解褐得丞南劍之南平將行鄉友王某謂予曰文冕之官子將何以教之予曰文冕誠直士也惟誠

且有用之天下且優爲之况一邑之佐乎哉予雖有言亦不能加文冕之所有矣且知以察物物固不能超吾鑑燭之外然遇精於知者則吾之知窮矣術以囿物物固不能逃吾鑑燭之下然遇巧於術者則吾之術敗矣文以致人或可以得志而遇深文者或反以見詆法以繩下或可以逞欲而遇侮法者或反以見中已以機心待人人亦以機心相待此感彼應理勢必然未嘗爽也又孰若吾誠心直道之自然哉以是守已則正而大以是待人則平以和在已者不勞在人者不疑視彼之立崖岬張機關設城府脩邊幅者非獨勞逸之懸絕而異時所收之效亦萬萬不侔矣老氏所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氏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豈不以是乎况文冕之誠直出於天性非悅其爲而勉強以服行之者也苟存是心執是道始終不渝而窮不變焉雖其發政之初未必竦動衆人之視聽而懾服其心志及其久而習也則帖然以服恬然以安沛然有餘而可收遠大之效矣幸以是告之勉其謹服之毋數不必他求

送鄉友某主簿序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無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
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
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
則官于茲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與鄉友某以大學士解褐
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爲之不平曰君身發學校回翔仕
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出他途者同資調豈非

左歟又曰君敦厚而開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庶可以展其驥足顧所主判者乃區區一邑之簿書昔人謂長材居矮屋者殆君之謂與予曰士君子學成而仕也將爲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苟惟名之是徇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夫崇小者固不及於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爲邑石以計其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偏州小邑賦不能千甲不及十者折而分之奚翅可十數哉君判邑於茲其措置之煩徵輸之夥蓋有中府貳件所無者焉可例以卑瑣視之乎

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爲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圖實效脩己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莅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優異則祿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書以俟時成化十年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必畀諸人人有也而不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者

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爲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爲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其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巋然爲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中州也况於中州者乎又况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數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於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滇江而上下登蕃圃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埠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

古而盡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
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
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
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
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
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
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
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
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夏胡之纓尚
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
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矣冠履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
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
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興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
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
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
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
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鄉友林茂才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群試於 奉天
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
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
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若華鏡歌鼓吹兮協以

枯楊皇芻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
有歎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我其
冠兮講唐虞說說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
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
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笑謹謹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
踉蹌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歛容端坐兀然不出一
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製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已之勇而折節之
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
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
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為有司勸駕
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

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歛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
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邪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軟邪明
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予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有川暴漲
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
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
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
濫者歸故道䟽而成川渚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隨山曲
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
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漑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
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
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汗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

茂才矣夫人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
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
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十歲以
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瓊臺會稿卷之五終

新建生呂泰戴士民校

瓊臺會稿卷之六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 禁密地為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 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徃徃得以言其私乃已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無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遣

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
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官未幾

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東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
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
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馭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
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
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
以其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
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也

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子
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
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既委質以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
樂又豈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劑治道交
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
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
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
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宜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克庶吉士賜讀書中秘

又明年擢翰林編脩秩滿推恩賜先臣以臣官毋氏爲孺人未幾陞今官泣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叅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又曠不勝霜露怵愴之感幸今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命有司給內帑寶鏹以爲道路費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子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爲詩予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爲古詩八句九四十四言人得一言卽其言以爲所贈詩之末韻既成稱以次序將書于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予予於君頗有一日之長君

廷對時在翰林叨爲讀卷官既而選偕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寮案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俵俵然若有所失有側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己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子烏敢以一己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群賢並進之秋

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先左足而軋已者君乃獨封章再進必得所請而

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九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克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與道俱無所徃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書行以爲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乎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東以其情言于朝曰國家者今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又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上曰如今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 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 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卽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論德林先生既序諸者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

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榮親者固
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
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爲榮也孰尚焉君之
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闊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
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輝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展祭于
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茲時也
必有目其實而齋咨歎息以爲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
而感發興起爲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爲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
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
待養者矣於戲君之茲行此其爲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
世爲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爲美談播之聲

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
於朝願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毋氏幸無恙而所志猶
未得以有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群玉之後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而其所以得之必以其漸
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勲庸於國必其
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
俞君振蒸歷官三年例當得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
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京師先事謂振蒸曰吾家荷先
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爲主事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諸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

上嘉之 命某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已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為人臣子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况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當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子

開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 國朝允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爲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允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人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致茲異數有由然也異特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荐致當不止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予俾爲贈言無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澹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某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吕科進矣然則南方

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爲
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
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
之氣獨鍾于物不鍾于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于萬物得
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者爲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
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
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
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

近年以來日以寢盛今

聖天子復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
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澹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

謹儇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
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
以子鄉人也特以見屬子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
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詔旨丁寧趣召卅四
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
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
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獨古
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
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
不可不知勉也予故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

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敕光祿賜酒饌內帑錫寶鏤三千貫

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

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

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資

人言以爲贈言以贈公蓋將以爲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撮公

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人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

傳發解于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任館閣二十餘

年凡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南京太學爲大

下儒宗晉陞太官長貳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出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有年

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爲定制他如 親藩典制外夷朝

聘與大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

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

蓋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

下然亦或有尼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振勵激

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繙閱簡冊輒

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辯輯錄成書歸而進於

朝矣然非其全也蓋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

步於極高之鎮未罅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

昔人之所未備而爲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爲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存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渠之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于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為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

天享

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

咫尺 天顏以道引贊助 聖躬以裸

獻所以對越

上帝靈承

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于以受祿于天而錫綬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為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無盡也如此後

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輓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 盛時起家諸生而存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者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畷為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困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

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功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瘼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顯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輶哺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為長歸裝又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日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燕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 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為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盛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二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于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為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諉惟公無二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于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為公勇也惟當眾人奔趨酣參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

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為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為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正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歸然獨立於嶺海之隅為鄉邦之耆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順公通家生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予嘗歷考史傳嶺南人入仕中朝垂名竹帛者雖不多見然有一人焉則必以直道自持其進也未嘗不以禮其退也未嘗不以義在唐則有若張曲江姜日南劉丞相在宋則有若余安道張宋卿王大寶崔與之諸公雖其生也不能無齟齬於世然而百世之下公論歸焉求所謂奸險諛佞之徒史殆絕書嗚呼若是者雖係乎其所存及所遇之時不同其亦地氣使然歟予

友林君雲鵬嶺南潮陽人也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奉
命理兩湖鹽政為怨家所搆落仕藉謫塞外尋為總戎者薦復
冠帶乃者

皇帝復正大統凡謫戍者咸得叙用家謂君自此可以馴致通
顯矣而君乃以尊府大叅公致政家居自上章懇求歸養乃得
以前官致事以歸夫七十致事禮也古人未七十而致事者僅
二人焉然錢文二公當進用之時慮盛滿之戒而豫為退休之
計君子猶以為難矧君出久爵之餘幸而僅得以少伸其氣乃
能遽舍之而去則其視前人為尤難一時與君厚者喜公當盛
壯之年遂歸養之樂豈冠綉衣趨拜庭下殆與杜少陵送靈符
御詩所謂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之句符焉因分
為十四韻各賦詩以羨之且摘綉綵二言屬君歸以補其居第
之堂一以榮君之恩一以娛親之志詩既成謂予亦嶺南人也
特屬以序予聞君家世為嶺南宦族之冠曾大父仕元為行省
員外郎盡忠所事大父及今大叅公皆佐大藩知名當世君自
幼負竒志不肯媼阿隨時好及為御史持風裁不少屈竟以是
得禍然名亦由是益彰惟禮與義未嘗造次或離宛然鄉先正
典刑也故其進退之際不易如此其志固有在矣若所謂青春
立霄漢之綉衣白日趨庭闈之綵服此仕宦者之常榮兒女之
常孝不足為君道於是乎書

送王繼甫南歸序

子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

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開口論天下事疊
疊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
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
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卽
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
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入貢道
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群入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
下咸被群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徂故常直至廳事
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克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
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潘某
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董乎邑人於是大懼相戒不敢犯

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
山東陽穀縣縣多椎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
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卽
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卽躬鞍馬具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
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強扶貧弱爲事兼
并家忌之肆爲謗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擗撫無所得卒
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
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
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
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乃喜溢顏面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
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冕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執揚

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爲愈哉予旣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設勞耳批筒空有肉駿垂胡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奚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卽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啻口不以其去任旣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卽上章乞致事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

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倖者不能畢懷宴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為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潛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為八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朝得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菑布之素而况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祖交莫逆先父編修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入久別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

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况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蓋彥宜之所與者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嶄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爲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爲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於天理民彝可以爲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重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矯偽之習富有力量者往往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其鄙且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衣食資不屑爲姦慝事凡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

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于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
而於下田畚蛋之間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 京者相見
之際輒有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
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
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復自賢謂昔人罔聞知而
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旣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
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其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
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偕放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
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
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
詆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
必有所處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太學士致政家居之
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
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
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
尤稀乎哉先期其家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
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旣粹成帙將寓歸
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濬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
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
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以其名名豈可以

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畤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卽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卽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巖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 禁門而名聞于華夷功著于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耄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百二十歲之上壽焉是爲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

而再合滴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
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
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
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求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彪
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固所學旣成於是出以
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 耿光沐浴膏澤醺醺透徹
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
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
矣先生官 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卽有太常之 命年旣至乃
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夫以先生一身
生長出處皆值大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
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
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者先
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 旨歸省預求縉紳
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
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
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
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
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

生千有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暮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卽滿其數官之品止于九公再陟一階卽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旣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駢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

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居兩京間其得於家庭告詔蓋有素也公資稟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襁褓中卽爲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或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大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貶封之典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聞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

不哀孫曾滿前受 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既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已亥十有二月七月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輩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既成以序引見屬謹書此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為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為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誅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編于 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

為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稚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晉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醕殺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頽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於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為壽安知其無効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被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

者駘背之童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率
度驩忻交通其樂為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
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蹇
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
與焉寧能不感于心然而 命服之輝煌 天詔之褒嘉瑰辭
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章
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 京師雖有離憂親
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
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
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壘然一翁鶴髮酡顏面如渥丹超然物
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
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萱開十又二莢是爲初度之辰沂其縣
歌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綉持斧
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
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也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
英瑤華來自劒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
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日
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炤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
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夫人是翁也其

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夫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
正光彩燁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
重雲兩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
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
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
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蓋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
強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
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
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謂

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
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况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
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叅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與二公皆同年進
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子年三十四轉
眼之間三十有五年矣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
佚之期而自佚今家居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
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回思

冕旒臨軒奉揚

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人者得
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
爲吾榜中人殿不爲不幸也然公又歸故鄉希仁官外藩予不

出國門老 朝著間八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 京得與
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五
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
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
訃至 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云亡豈
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
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
者一二人儲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粹然出之於久鬱之餘一時

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嚮往必將翕
然應之群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
營費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
氣則不損其視夫爲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
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搆以疾乞身
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
不惜其去之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
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著邊
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
雖有水旱之災非橫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
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

亡而深為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眾人泛泛然為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顧頗為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既為文辭以哀之又為諸公引其為辭之者如此云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歎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于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為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

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勅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計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為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吊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閭名姓不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羨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既粹成帙偕其

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旣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已身

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巴姓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爲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間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誄歌之不一足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稔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于京師允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
梓成帙青田潘舜絃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爲之
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
韓文公稱之口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逢
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
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爲
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
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
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宮僚逢
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
矣及需選天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郎當
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
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
省以書試也顧所在輒失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
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間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
死旬日間以待朝廷一命需其冠服以祔於棺藉其名位以
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
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
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 京
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
贈洗馬公合葬於其鄉因稗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
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為一帙俾予序予託交明
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
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公東里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
自幼為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門薰蒸陶染衣冠步趨自與
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
嬪于儒家禮節儀範迥異於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
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暨所謂慈訓錄者益知羅公
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為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
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
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况有洗馬君
為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
之典又能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說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榮
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為之哀悼固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素為
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致之歟
朝之薦紳先生或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為之詩石誄而予為之
序

增文臺會稿卷之六終

三

增文臺會稿卷之六終

新建戴士民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瓊臺會稿卷之七

瓊山程文莊公濟著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
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數十其大要在尊王賤
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
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
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
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
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
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
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
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
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
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
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
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
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
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猶復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
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能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
秦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荊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
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
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
之過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侏離其語言體羸
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

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爲中國定置但
猶其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過之又不知其何如
也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爲姚樞竇默所
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
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
者必深責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躬屏氣
蕭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
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爲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
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二綱淪
而九法斃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絕變於戎
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
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許乎哉予曰爲一
世計則許子固不爲無功矣爲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
則一世與萬世孰爲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
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
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卽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
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
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后
同受群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
其教法蓋蔑然矣庶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
國有大議遂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
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

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中國先王之澤猶存乎耳豈盡許子功邪客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爾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之流欲誦身以信道爾道寓於身身誦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旣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

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王道說魏齊之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季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辨析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下之亂云耳今乃惓惓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善乎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

上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所說者魏
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爲
揚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
曰中國有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
狄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
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
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
非可拜之物名爲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
孺之不若邪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
斯道自處者乎其不爲君子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

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
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
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
衍先儒之餘義補 聖治之極功惟知整獻弁之誠罔暇顧續
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
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旣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
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 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

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泰和之

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

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

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

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

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緝閱之時輒起編剿

之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度

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

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

忘下賤潛效前脩豈不知妄誕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

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

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

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

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

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

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行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

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

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天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

前書稽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剡取無遺紀善行述嘉

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

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
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
道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
將仁孝之德孚于宮闈

元良之聲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
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志求助肇啓周成勸落之心首深
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
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
計日而待也臣濬卜愚陋曾荒陬孤生生世無守喪頗留心於
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
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

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
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
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
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有之中用
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
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求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
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以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
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
進以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名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 恩以下逮
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 九重之恩
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 兩宮協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
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
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

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貴數仞之宮墻玉璫黃流

乃裸乃獻皮弁素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

奏 玉容睟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纁綵以展儀祭

酒瞻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

衿濟濟述有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輝縉

紳增氣駢蕃 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降絲綸以

獎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

魯鄒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乏象賢之資

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可慚鷓鴣在梁被美服兮

不稱冒榮為幸報賜何階伏願惟 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為儒教之宗奎壁輝煌

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並日月以昭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着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濊遙候月以來寶黃支朱鷲昂占風而受史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閒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有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

聖祖睿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旣時如有行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

光昭

祖武弘述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 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有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通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西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群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者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沿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宮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咸容示

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踈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有王高出乎千古者也 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削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 清間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

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為民先當承

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通駿於先聲

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詛非無可耕之人

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

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消吉日農籍長三土

於春滋即肅宮以潔心歎嘉壇而舉趾紺轅盛祀循行於隴

於春滋即肅宮以潔心歎嘉壇而舉趾紺轅盛祀循行於隴

於春滋即肅宮以潔心歎嘉壇而舉趾紺轅盛祀循行於隴

於春滋即肅宮以潔心歎嘉壇而舉趾紺轅盛祀循行於隴

於春滋即肅宮以潔心歎嘉壇而舉趾紺轅盛祀循行於隴

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弘治辛亥八月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功德

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尉萬姓愛戴之心恭以

古等總裁臣濟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脩別開史局群集儒臣
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章奏內而六曹百司之所
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
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
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
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畢備其始終賢
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擬每歲之抄述
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
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
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竭管見立典
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
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
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
名掌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
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旣衰旣
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旣無左右之先容亦靡
臣僚之推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
月普慶之日特頒手勅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䟽之情詞雖

懇

聖心簡注 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喜
 極而泣頓振起其衰繭既摧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為之心非
 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 恩深義重而無以為報
 敢不委身殉 國自頂至踵畢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以陳於

帝宸叩囊底之餘智尚或可為庶紙上之陳言不為徒託雖曰
 日暮途遠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
 就列守宜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
 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月

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脰
 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豢養之恩與
 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也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
 冀 慈憐臣感戴 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陳

謝以 聞

請建儲表 弘治 壬子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冊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其誠懼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為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求寧凡在照臨孰
不忻願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

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游雷之震軒龍
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鬯
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兆民咸仰德以
歸心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

不澆頹瀆冉三之嫵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建鼓舞攸同
恭惟

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 祖德以靈
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

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

九重冊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
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異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
允符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為瀆勿以
聖子尚幼為辭上以奉

兩宮之權下以愜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祫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有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
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
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傲德秀凡例採輯五經
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
曰止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
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
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一十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

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
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
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
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一書言之前書
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
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
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
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
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

之私意杜譏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盖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者可用僅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為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為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臚副本發福建布政司着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為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恩休致未蒙 允許臣祇奉 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泣事少待

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况當衰老之年雷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升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群賢布列之時用此在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凡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合心事煩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眾所共知伏望皇上鑒惠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人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

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其
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謀謨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
後用之則年既老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
之才決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未如之
何也已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首擢儒臣七人者有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
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
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
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
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
至致仕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事已去病勢日加無
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遠鍾鳴漏盡之時臣
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激之行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
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
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
選也湏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踈衰朽之
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
學而爲儒得以所學以爲

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
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况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

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即問見事即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密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 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 聖明所棄正 臣竭誠盡心據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 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既而有恨自嘆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

皇上察 臣由裏之辭實非虛偽之讓憫其老病賜以殘生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 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敕命 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 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 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為節初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 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 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 臣幸遇

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
又群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
敢故違

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即超陞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塵

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裒

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以年至七十乞恩
休致又蒙

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二次

上章乞歸田里疊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
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

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
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密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
危所繫非優老養疴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年少氣
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為今則閱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
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
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
以為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眇有非老人心

志摧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已自揣而冒昧以嘗
試之則是為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
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
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五夜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
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
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
死為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
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
此萬一或為

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一類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
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
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
冒朝廷之恩典以為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
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
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為聖世之全臣屢犯
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人已有勅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論釐革時政奏

弘治壬子四月十日

仰惟

大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
闡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
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
會嗜欲開先之際生

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
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
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南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兩京

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殃至弘
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
異鳥三鳴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
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
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
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
徵之應深可畏也

皇上向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自二十年之後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
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

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頌
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為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為無及矣故天
既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為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為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無
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為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為今日災
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為一時而已哉
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
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用謂今世之事皆當為名一登乎
大府身即許于

皇家盡吾臣節遑恤其他己巳之變事勢業業元兇餘黨尚相
糾結義切于衷刀不在手手捽其髮噬之以口激發人心危而
再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駸駸進用所至著蹟門庭之寇一揮
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頑踣凶止流飽飢讒人罔極翩翩
緝緝乘機報怨設窅下石天道昭昭事久終定起公于廢付以
兵柄公奮其肅坐運廟籌者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塞絕
替令突未及黔遽尔告病西歸故鄉豈孰閑適身居于家心懸
于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走
嘗即是以贊公真高平公後疇克繼之惟公有之是以似之矣

辱公知曷以爲報尚竭心思紀公神道寓此香帛數百里程侑以斯文以表平生尚享

祭李學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所謂富富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穹名揚四海心結九重一世之人孰能踰公得君如此其又委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膏澤有師其仰其威風胡木冰之是變忽櫛夢之兆凶一疾弗起俄然告終訃聞中外孰不怨恫其等幸居禁近每親德容賴扶持之有自感涕泪之無從薄陳卮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求圖動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散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

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
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
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
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
簞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
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
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
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
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
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
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

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升作悟真篇一人著書教人
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
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
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
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有言剏造寺觀以植福田者請
諭之曰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朝天大德靈
濟等宫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別建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
無以加矣又何用別有所營造哉矧今國家經費比
祖宗時石倍民窮財盡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爲之
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爲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
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已而不

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為哉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本朝於佛道二教久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別刻新本為哉刊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苦不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脩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為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為觀羨也就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况其為教以清淨慈悲為事彼佛天尊於冥冥之中

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為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讀誦講貫以為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為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童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猶未成遽以若誦此經為言人誦此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為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為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患邊者遣僧諭之尋即寧靖本朝因元

之舊封其酋長爲王蓋爲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祛攝之法慶讚施食之科也既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爲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况今番僧多非本種徃徃作奸犯法大爲 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蓋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爲神人之主豈有友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爲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禱者爲民而已非爲己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爲諂具牲牢備品物且不可况扶鸞咒符水效巫覡之所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

後世躬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之設而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糜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歛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調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論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筭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爲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舊加多就一人所給計之所得固少總計 國家之

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當為民恤財而臣下亦當為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為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為帑藏之費小人欲效尤盜國家之財以利已肥家行事可鑒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于官府者請諭之曰唐人官市為史臣所譏堂堂朝廷何奪民物於厘市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磨刀錐

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况其資本多質於富家而計日取息為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為生哉謂之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闢田以為已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為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為百官之俸祿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况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閑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戚休同之惟知為家以植利而不思為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者耳今百姓艱難公私

匱乏事事皆為減省則財用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姑且應用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民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之為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為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之內其尊無對其富無倫况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徃徃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圮頽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

足以居必為脩葺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以備顏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為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為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宮室之舊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為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灾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

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在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合于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者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已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歛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已而適用者皆欲盡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為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絕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流品既惜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况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蓋思漕運之米至京師

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
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爲過也然
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
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况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
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
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闕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
法公道不明廉耻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
此也由是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
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臣老矣性迂
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
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既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
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慙直之愚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
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官等項皆
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補卷之八

瓊山江文莊公濬著

童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日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
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願臣何人叨此

聖眷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
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
柰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 詔旨但血氣既衰藥

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與爲優年既老而不知休養已病而不

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裝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

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近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即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有分之一年止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

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
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
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為請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為此具本令義孫直懷本齋赴通政
司具奏以聞奉

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
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欽此

題跋

書揚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

清德雅量為一時名臣向文古學為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

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

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

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

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環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

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

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為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為時所仰

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為世所宗

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

者二人以為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

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

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無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有道爾公遭逢

聖明荷

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豈有二公

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為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或吁為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於廣平公則為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念之哉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潢為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

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下以海內寢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有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閤立本圖像楮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為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為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為贊頌至相

標榜其意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
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為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其君父為之
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
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而在
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
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瓌偉豪邁之氣溢於
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有宗為王時其門下廝養皆將相器而
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
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初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
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

而唐幾於亡

圖雖小

所係實大予為之慨然書以歸之

時成化十

年九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
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
里一歸人為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
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
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末樂中隋
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於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
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
投其國僧惠歲為師祝髮為浮屠乘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

之自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
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
也夫倭虜至爲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毋老之言即
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
以華夷而間哉後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
常亦已七袞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
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脩太平
御覽之一也

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

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然必呻佔畢
考訓詁操觚以脩辭染翰以爲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
身脩於家譽彰於友名聞于上下然後束帛斯聘賓禮攸興辭
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投牒以求進群進以就試奔走
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祿氏初其冠時賓
字之曰惟學蓋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中之義嗟乎生今之
世乃欲脩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
雖若與古異而其爲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
言脩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
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明倫非不曰
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

操筆脩爲之際矣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爲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世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以字呼交游間久矣而未有所爲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友周克恭求予言以爲名字說予聞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鎮疇爲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勉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厲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說以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獻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

矣哉是故擊拳曲跪皆足以朝必爲琺瑯瓊瑤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祖禋之節豈固爲是得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均鳳斯時猶童丱也已若老成人予心竒之歲庚午閱鄉書見宗敬名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飭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妣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

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
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
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
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
亦膺貢來京師儉謂徽曰其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
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
之微以爲言予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
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人爲
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

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
之間然後德備于己而光輝著乎外焉死衆人無聖人萬分一
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
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求圖噫
儉之一言未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
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
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爲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可也儉乎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
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求
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念在此而
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未如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

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
衆人所能學而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
是乎爲韓儉字說

馮顥子充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子長女
子婿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爲進士
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予曰子充復請申
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形氣而言顥則似專
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人至小者也人以至
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
矣充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

然則所謂充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
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于
有宋程太中始擴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
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
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
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
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
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願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
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
非我所能爲嗟乎既受其名焉可不任其實哉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安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諱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奎矯稱陳氏絕嗣奪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遁至京翹其曾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求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為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

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

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

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

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敕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

遠伯朱文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

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

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

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濟盧旺等統巴蜀建

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儒贊戎
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
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脰惟謹訖事 駐蹕江潯
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究武罪殺降
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
雖勞弗勩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
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
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
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 敕諭之曰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
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
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
以明天討之意數季鋒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
殺之殆盡罪一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讎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
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旣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用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
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悞虜
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
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

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牙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但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可未至馮祥縣駕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為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吊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吊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鷄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在溫縣巴西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

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鷄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
楊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有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
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
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
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將
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越山自間道以
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
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
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
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施江富良
江以爲險有三江府施江南岸僉國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
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有至盤
灘困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上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
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
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
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
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舜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
會朝遣行人朱勸賫敕至諭舜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
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李舜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
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

救是欲以歛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
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銳以圖進取時賊
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
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
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
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
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峻難以
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
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鐵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蕪不耐
苦不足慮也今我攻且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
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先攻

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
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
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
內府所製夜明火光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
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
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
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
衝我軍乃出 內府所製獅子象象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
爲鏡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
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
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搗其東都克之

王與左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吊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大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二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過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

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巳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昇魯麟土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

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府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
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
相繼訶知黎賊父子遁于乂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
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
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
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
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
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
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
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
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

馬牛羊舟粮器械無筭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事定王
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顓立
其子韻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
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
地以復古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
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
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
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
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敕有司爲陳王

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登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號年號 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徃征之乂不能過延謙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其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日柵再破馘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乂安揭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 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徃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坑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

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西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變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巾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特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

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謀知賊悉衆守愛于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所使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有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

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克總
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于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至是
三十有七年矣嗣子 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閭者
福住所錄 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
叅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勅作平安南
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
以爲此錄云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

慎勿汲之于聞之舍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飲則懷
千金又云飲之者死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
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痰菊泉可以
延壽遊之候淵能使人多髮晉之磐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
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儕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
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窓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
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于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
爲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爲言之
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于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
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以數
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

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摠其歲之凡不
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憇焉或不憇焉其憇也或飲焉或
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
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
飲者即動其心邪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邪皆不通之論
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筭牙籌者胡椒五石斛者
黃金至五橐駝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邪不然何貪也嗚呼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
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
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
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飲水

浙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回水類也口水漱也髮水
沫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
一飲吾者即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真頑不
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
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壑之下有九
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
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
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
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
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為吏所獲將寘于理則方
自解曰非某敢為盜也吾之非泉使然也則為廷尉者將信之

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竒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職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其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耻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梅關泛滇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日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毋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明年三月望日書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戾而未能締交子最久且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着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有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於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

直不可得也始以媮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及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固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正焉斯照側焉吾弗知也來焉斯照去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為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躰之全躰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躰固無以應物矣有其躰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更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顏子其前

而不之見矣况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教子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貼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 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贊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

侯其有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徇時
之好必行己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
歟

彭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
斯文在茲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坐見光
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嘘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
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操而不絕
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衣闕步山中矢口成章而不

繡其辭悅坦懷待物而不露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
之素封歛用世之志而即家以為政廣因心之孝而教子以盡
忠既介而通亦嗇而豐耿耿其衷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
物之陳仲弓邪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邪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濬不見先生者二十有三年
矣歲丙午先生孫僕以畫像見示蓋先生在翰林時所寫者
濬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不勝感愴乃命工重為裝褱焚香端
拜為之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為天下師泰山出雲以雨天下
既霈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光燭九土輝映三垣

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吳興道德南豐誥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
進有所施舍可以藏天勝於人事又終定世有公言 帝有成
命遺留者像漸盡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備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在雲如金之百鍊
如弩之千鈞在漢為汲長孺在宋為包希仁居廟堂之高則愛
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自贊二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
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
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深淺邪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黯
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支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
莊庶幾出塵而升廖廓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為一世
之人龍敢自咤為一方之鷄鶴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已
亦足以自樂也已夫

梅峯先生贊

梅為百花之魁人為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
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水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
名稱其精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

則難自非蓋由于心焉能注神于顏老友實夫墨妙逼真泛而貌物之似歛而聚已之神手澤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哀辭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茲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詞詞曰

維少微之垂光兮千古之嗚有美一人兮隱居其下深醇熙芳服儒雅環里之人兮薰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樵木涓兮以遊以治水可釣兮田可稼勗流風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卷胡爲兮天不做生教于鄉兮沒祭于社嗟吾人之雖亡兮中有存者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大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于京師里第天子震悼下自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吊者盡哀如喪其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無其故哉公清嚴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言及濬恒見惜之固不敢謂公爲知已然已不敢謂非已知也方公在位侍濬未嘗一造門下及公以疾得告方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雖然濬之所以

不亟拜謁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
安敢以衆人哀公者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
天之生公兮非爲劉宗

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峙兮以待荒凶陸居
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孰敢喻我以發蒙國有仁
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喁喁以俟望兮方 眷注之日隆何一
疾之弗起兮溘物化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羌欲問之而
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爲公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振衰舉墜思報者誰惟公生于遠方

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用謂今世之事皆當爲名一登乎
大府身即許于

皇家盡吾臣節遑恤其他已巳之變事執業業元兇餘黨尚相
糾結義切于衷刃不在手手捽其髮噬之以口激發人心危而
弗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駸駸進用所至著蹟門庭之寇一揮
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頑踣凶止流飽飢讒人罔極翩翩
緝緝乘機報怨設筭下石天道昭昭事久終定起公于廢付以
兵柄公奮其庸坐運廟籌首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塞絕
僭令突未及黔遽尔告病西歸故鄉豈孰閑適身居于家心懸
于 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走
嘗卽是以贊公真高平公後疇克繼之惟公有之是以似之

辱公知曷以爲報尚竭心思紀公神道寓此香帛數百里程侑以斯文以表平生尚享

祭李學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所謂富富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穹名揚四海心結九重一世之人孰能踰公得君如此其又委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膏澤百師共仰其威風胡木冰之是變忽楹臺之兆凶一疾弗起俄然告終訃聞中外孰不怨恫其等幸居禁近每親德容賴扶持之有自咸涕洟之無從薄陳卮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今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竒學必先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辭兼筆必直言不苟同事多裨益民方荷其陰受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胡奸人之詆誣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而蕭索或伏歐刀之慘或受邊塞之謫幸其善念不至於盡亡猶俾先生全歸於鄉宅嗚呼彼獨何心肆行宵旰貪天之功空人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於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大日一旦開明曖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霑作解之澤仆者以起疑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正容易筭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貼乎岌岌講經者穿穴出於大道之旁摘辭者雕刻壞其本然之質道德分裂鬼

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
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緬儀
刑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邑
具一辨之心香酒兩行之清泣曩守制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克
茲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戚望佳城而致奠報殊知於萬一
伏惟尚享

祭邢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俱以文科北來出任聯登 朝籍益敦鄉
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爲都憲我爲學士大馳
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氣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
得遂歸老之計憶惟癸巳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兄以

書寄他無所言屬以後事豈意去秋訃音忽至肯憑無鬼之論
負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爲志更爲徵之顯者庶其永傳
於世於戲瀛渤之間瓊崖之地山川清淑物類華麗幾千萬年
秀氣始萃生我與兄蓋亦無愧兄今已矣我獨後逝既不能執
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酌舉首天南望風洒淚緘詞萬里命子
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諒死生之靡異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秉中太守文

嗚呼袁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愛而莫親中心懸懸意其後會
猶或可冀豈期一朝溘焉長逝自茲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
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惟戊辰之春始見兄於京師一見之頃
卽如素知亶心期之妙契恒跬步以追隨幸而同官于朝朝夕

相與期白首以周旋日懸翻乎 朝著既而兄出守稽我遂以
賦謂不久而適歸庶全交於末路豈知暫別之年即是永訣之
日追想平生音容如昔每過游從之地輒興思想之心念念不
已戀戀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用有
志而不盡行彼哉為卿為相夫豈盡其才能兄僅終乎四品專
守乎一城况晚年之遘疾乃昏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
何及揮淚寫辭申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裏哉裏哉表兄
袁兄尚享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幼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母氏寡居門戶單薄
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二人如鳥兩翼如車兩輪

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而
仕兄守以居內外相資彼此相須母老而病賴兄侍奉無內顧
憂得以效用兄營家業弟顯祖宗基構日固地望益崇母也云
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母幸哉有兄別幾廿載始復相見同處四
年又復分散惟我兄弟同心協力餘四十年始有今日方期掛
冠同樂晚歲不意訃音倏然而至病不待藥卒不拊棺兄弟未
別何無一言聞臨終時亟呼我子意欲有言囑付於弟口不能
言意已可知我心默喻敢不遵依年近六十亦不為天所可恨
者子姪俱小九泉之下見祖與考為道汝弟不負所教昔與兄
期早歸故里今兄既逝弟歸何倚勉盡職業未即云歸惟子與
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人孰不

死有後有先異時地下期無 覩顏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身
至我兄弟乃有二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
兄雖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繫此心已遠馳
緘辭萬里以寫悲思南望長號肝裂胃摧哀哉痛哉再無見期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死也帝降汝
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
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
傳於汝不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望
汝以養不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不可死而死
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謔命不可必靜言思

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
逾弟兄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既亡弟
也隨歿一雙愛刃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
其與居有田畝畝誰其蓄畬畬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
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
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亦繼亡
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
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生子祝文

伏念自祖父以來世嗣一人至某兄弟托賴 祖庇俱受
朝命所乏者宗嗣耳茲以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巳時新婦吳氏

生男又前故新婦金氏從嫁媵女先於三月十四日亦生一男
一月之間連生兩男非 祖宗積善餘慶之所鍾何以得此其
前已具書告報毋兄矣茲惟彌月謹具庶羞恭伸祭告以亡妻
金氏祔食尚享

瓊臺會稿卷之八終

生員蕭榜校正

瓊山文集卷之九

瓊山在文莊公濬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為湘陰教諭始家焉毋夢三問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笄生罪甘萬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公跽面陳毋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之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

十萬疏決壅滯既而上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其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有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

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牐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矣

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關中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貨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直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

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公即榜諭車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脩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勛
休暇十日尋命輔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
郊以知兵事公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
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并賜誥
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

太祖實錄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永樂初再脩亦倉卒未備命史
臣重脩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及成而姚公卒公獨專其
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車駕巡北京十六年
脩天下郡志命公提調十八年北京宮殿成本勅召

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既啓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其傳

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告成宜愛
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業者蠲所負詔行之
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疏極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
天意可回

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群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官因
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

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公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公往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賓聞懼自殺公至命鎖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入官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至展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

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群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

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爲

列聖所委者故指以爲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并左右語楊文敏公榮有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齎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卽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閹者二人掖公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軼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川稱朕倚眷老

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公德量云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于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塋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民亦爲流涕公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卽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又

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
留二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
微必報少時曾受知于邑教史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
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僦屋以居公
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嚮以爲贖谷庶人國于鄉
郡有逆謀爲蜀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
州爲同事者所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
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心無
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公平居
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無理諸司政務吏牘

滿前迎見立解投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
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
畫明於闔闢歛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法歷
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
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復並
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爲監脩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于世云
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
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股肱心膂之臣以
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

永哉公初入仕時卽爲

太祖皇帝所知迨

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顓顓焉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魯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爲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有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

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復有警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又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復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

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其爲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筭臣愚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增立砦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

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仍乞 勅叅副游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築架礮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完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偃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

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率範鈔鈇爲之欵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公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曰衛國之計二曰保民之

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䟽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為便是秋入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簇生羗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國初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羗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勅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遭其剄刃之憂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嫌民以為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及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瀟河之水自丈八頭起脩石碑以啓閉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為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為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為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

今其西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徃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為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即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倣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臞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方邊甲辰以星變上言大政欲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官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二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有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
墻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
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
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二丈闊
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
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
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
亦可以四面繫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倣
卽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
省邊費萬萬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
公奏劾之而已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

者攬撫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徃按之案卷明白無
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
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
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大
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
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固內而卒時已酉歲二
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沉
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特事事不苟有一事不

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曰宜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脩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脩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至廢壞則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為補之因阨塞之闕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為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噓而廢食哉比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為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湏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為之者邊牆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己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閩右實京師遂為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善書為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即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會詔脩天下地志公充纂脩官書成賜名寰宇通志有白金綵綺之賜即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懲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或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哺時有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成彈文辭理俱列明目當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逮梟者專伺百官過失每攜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梟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為心腹一切反梟所為每事以忠厚為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右武為事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賕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為言達銜之屢欲有所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為即攘臂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
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所言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
見一言尤為切中蓋

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
見自

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為故事故公言及之歲
丙戌漕河淤阻京師米價翔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
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
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
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不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
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

又不為之理何用理寺為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
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毋毋戒
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
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其可
疑某情可矜囚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潘臬二司官定計授
畫俾各蒞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而自居會府之行臺不輕舉
動蓋以專徃一方而地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
裕民食節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措
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
軍民以口計者毋慮有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

安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得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而慎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虛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書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虛翁爲之父年甫弱冠卽登甲第選入中秘讀人間未見書卽與纂脩地志之命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貳秋官殆其汲也又有祭葬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能得者而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靈也問持守之功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

書中秘者二十有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仕不出其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卽蹈亨途未嘗一日齟齬而又推恩上封其祖下廢其子而長子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昭昭乎長不朽矣化

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

事十二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
察百官陰事攬撫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
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
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
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
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
左右曰非此刑部毛葛刺耶益啗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
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叅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
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
五骨見矣眾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
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眾例得復職眾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

改節矣及莅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
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穢
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
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
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眾
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
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赴標掠如故君再至
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
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
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眾矣與其臨時拒敵
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

百人即日倍道行三十里至赤硃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
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
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
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
生擒曾王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
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
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
一千四百餘人餘黨乘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
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
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
廉高二郡人民為賊所被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

烟火君帶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為已任既抵所部城門盡
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
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
勝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
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
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
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
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身為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
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
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
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

縣君聞知其一近河道卽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
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遯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
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 勅獎諭委以一方邊務
而麒亦陞本府通判 勅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
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
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壁
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
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三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
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畷回左右皆
山隴若敗必逃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

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
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
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
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
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闕華遇力戰久
之君命某往援其承命不赴華馬蹶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
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劊駐劊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
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
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劊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
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

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
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
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
貢士由曹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
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郡守邊將友
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幾命而先君死于
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下贈麒奉議大夫雷
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潛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
嘗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二矣文憫君
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

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君來舉
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
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 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
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
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
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
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讎君以賊私是尚有
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成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始

自曲阜遊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
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
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于籍公用是奮發
益力于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
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
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
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
尊以弟銘選尚 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
賀徭糧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解字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
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
輒走既而公炊飯民舍穀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

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
年大任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
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
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
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
餘孤城城外積苑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
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厲切宜防
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
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
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藎醢其在
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

往時城陷正坐北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為義塚于城外以塗之流眈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隅築土為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余未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鷲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有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逐恠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曾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為壽公飲之不疑衆齊感舞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為內應又招之不服公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 聞有文綺寶鏹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為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為拳捷後死於賊公撫尸慟哭親為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毋

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陝西諸州徭糧
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
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邪是不
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事 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
鏤尋陞左布政使莅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勅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
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
事公釐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
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
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官軍之僱從平反寃獄諸事皆足以
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爲厚德君子也
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

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
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既而念公久勞于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卒
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訃 聞遣
官諭祭命有司營塋事論曰吾夫子有言吾欲居九夷又曰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尔豈在欲浮洪濤而居
瘴癘之鄉邪孰意其真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真以其
却萊兵墮二都之術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邪公以神明之胄
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况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爲未學而不欲

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遑及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况聖人而虛言邪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謂浮海居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爾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穎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况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爲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且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全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國初編入尺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有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

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
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
重之僉舉為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孫經其指教
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為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
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為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
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
啻所生日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
既死歛襲殯葬之具一如禮又為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
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
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饋粥食
之至死又為之歛殯云其平生所為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

為能巧者所不屑為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
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為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
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君子曰先生非拙者
也拙者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
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為其遲
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今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
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成化二年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
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于斯世焉 國家承平日久道協

于中治循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馴至于已巳之變公義鬱而至于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

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

聖駕留虜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嚙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敬直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捶死順衆猶哭未退

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爲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于直以爲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爲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爲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爲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

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家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
官又三年適 國家有北狩之禍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
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
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虜
擁 駕南還直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粱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
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
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
為虜所敗武興卒于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
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于菜市口與之戰虜敗去

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胄入 朝回陳其故因去

高禮被劄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乃命錦衣衛指揮呂貞制二
營不許遠出既而有

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孽遁去 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

之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虜戰于邠瀋虜敗
去既出境眾議恐虜復來推公守備蒼庸等關景泰改元秋

車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
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侵民死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
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
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餉以粥
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

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
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一百六
十餘萬石六月濱河有麥舟米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
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櫓處流民之病
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棺爲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
公窮晝夜竭精殫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曲戒諭出於至
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覲
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浙江叅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
居半年

義等語顧左右曰竑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
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叅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虜
犯靖虜之城郭公率十騎先馳會九擊敗之明年班師仍
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
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路
會旱公齋禱于神卽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爲忠誠
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望
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條疏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
簡京丘復武學一切庶務以次脩舉時兩廣尚徭大肆劫掠北
虜在黃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

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尤偉蓋往時廣西徭徭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言建遣都督趙輔徃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爲之參贊凡軍中一切事宜公皆預爲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功而還先是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無兵數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爲十二團營營軍萬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不報會埋軍職貼黃缺官公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爲終焉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墓且戒其子死後毋循衆例乞祭葬以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卒于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爲請葬祭皆予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如夫子八人曰經曰純曰約曰徽曰續曰纓曰絲曰繹經爲山東按察僉事純錄用爲太學生續纓絲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既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之扼腕不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死于衆手公特爲之倡爾一長隨之死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爲衆所惡乘間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有譖公者率以此爲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拜都憲用僅七年即退退

四年復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
爲

朝廷所用者有尾僅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
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
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嘗
從子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爲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請予辭予
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
有事于兩廣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
賊爲誦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
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而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然二人
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

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考士南
畿歸復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初遂
未訣哉予因經請既爲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界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有體心有所令體則從
之把握運用弗假其威烈烈王公百世之上理以養心氣以
行義目擊奸究心爲不平敢於公廷黨庇其朋怒氣勃然挺
刃烏有既摔以手復嚙以口臂指唇齒受命于心如發矧刀
如出治金雄名大義蓋于天下段笏罔功朱劔徒借天爲國
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
于衷曷論彼此彼何人哉當邪害正弗竟公用匪公不幸備
哉是舉足蓋平生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畿甸飢殄門庭寇

坐計籌策躬擐甲冑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
有穹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瓊臺會稿卷之九終

南昌府學生員黃榜校正

瓊山會稿卷之十

瓊山丘文莊公濟著

神道碑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 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元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脇從

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碑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
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知其有
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
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潘杲以下皆沮其行曰賊
意叵測柰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
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謹
謀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
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
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卧榻卽呼其
子玳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
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

亦失聲滿城縞素具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
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

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卽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
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聚
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者既去有司始立
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于官
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
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
信民以字行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
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爲行在 上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
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陞辭受旨許以言

事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

勅整飭兵務事多自尊公

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為益甚公復上
疏發其奸詞連僉事蕭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廣人
爭携金帛就舟相贖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既
至法司鞠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
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亦有
跋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受命
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
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曾在已汲汲然為之惟恐後惟疾惡
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
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為事衆方推避即奮先

為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母時
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
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家居時聞鄉鄰兄弟有
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
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為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
堰石為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一
奉勅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條上所詢
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善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
平日久禁網踈闊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贖貨殃民為
常事上下交征恬不為恥公至一以廉潔為心而凡事行之以
寬公退之暇即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

反覆欵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致諸
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
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爲政所以感人
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
後二十年是爲成化己丑 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
謚贈賜公謚曰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溢者仕爲昌邑教諭
始介其鄉人禮部侍郎俞公欽僉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
事將鏡于石溢少嘗受業于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
居官清白身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遂泯於世也以予出
嶺南知公事爲詳特以凡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之後世
居其邑之彩煙山曾祖 祖 皆不仕父文吉以公貴贈給事

中母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歸
塋於本縣上王山之原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玖瑄玖愛玖以
公蔭錄爲國子生任桃源縣丞女一適張棊予也於公嘗有一
面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矧以紀事爲職業
無溢之請恒欲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况重以溢之請乎既紀其
實復系以銘銘曰

楊公烈烈持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懾何懼靡追靡
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逢生爲正人仕爲直臣死爲
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死
則不朽矣

成化十
二年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
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過絕之效其
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
戊辰劔寇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
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
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
雖以 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
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
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
親老愿仕遠方得交趾其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
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
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
堪任風憲薦公起至 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
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
以計殲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
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畧非
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
木柵晝夜警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
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近賊不敢犯境百姓
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震驚始爲民患今則逃生由是一邑
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

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未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去矣武義無城惟木為柵時其民無

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嚙齒厲聲以諭眾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近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知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 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歲而孤與兄祖弟源極相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二人長卽魯次然魯以公平之某年某月歸葬鬱林之某原厥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祠公

於鬱城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
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
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
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
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
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勳攘之秋而此數公
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久
參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
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
世勸所謂三人者未豐知縣鄧公顓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
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顓與禎皆廣東人吉則

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曰

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于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
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掉夜悸鼓不能起不待
金退四無救援有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
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
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漸盡心則孔熾以我之
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
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有歲爲臣死忠於天無愧
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有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
裔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蜀中自古多文學經術之士入國朝以來以政事顯者固多有之而以文學名世者殆不多見今餘百年始得一人焉既居顯位有文名而又深於經術曰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公諱洪謨字堯弼叙之長寧人也曾祖世祥本縣學訓導祖本原河間縣學訓導考永隆長陽縣學訓導三世儒官而祖考俱贈禮部尚書祖妣俱贈夫人公生弱甚甫三日適有異人見之曰此兒質雖弱而神甚全異日當成遠器公長而短小精悍貌雖不揚而精神健固自幼有志一時蜀中士子專攻舉子業公獨有志古學年一十五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蜀進士及第自公始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舊職未幾陞侍講又明年南京翰林院缺署事者進公南京翰林院侍讀往署院事成化初召脩英廟實錄仍舊本院侍讀通前任滿考進秩侍讀學士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丁內艱守制會北監缺祭酒吏部累舉數人者皆不愜

上意有旨留缺以待公公起復至乃以命公近世儒臣未有並主教兩京者有之始自公世以爲榮再昇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甫閱月卽補禮部缺又四年轉左踰半載適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進公本部尚書三年考滿得加贈二代俄有旨加太子少保

今上卽位公以年至乞休致章凡再上不允或有言及公者遂

命公致仕乘傳以行賜寶鈔為道費公歸家居僅二年卒時弘治辛亥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事賜謚曰文安公配王氏咸寧教諭錡之女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汝端鄉貢士次汝靖邑庠生女三人長適李鯤次劉武臣二人皆鄉貢士又次適任琛孫男一忠汝端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初入翰林以館閣無政事專以討論考校為職一意古學朝退即入中秘檢所未見書以資見聞而又以為學必見于用尤留心世務為編脩時即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以至為學士凡有所見即封章凡聞前後母慮數十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疏未有多踰公者其在南京太學承安成吳先生寬厚之後事多

廢弛公振作之士氣為之一倡及北來掌教適有士子納馬入監例科貢士與之爭撥歷先後屢行奏撥公處之各得其宜異論始息在禮部者十有二年當承平之時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親王冠婚公王下嫁妃嬪喪祭之類其儀注禮節皆公掌行禮成賞賚歲無虛月

皇上在東宮行徵聘禮自永樂以來無前比也公與內閣大臣參酌古今定制行之

憲宗祔廟

祖宗有當祧者會大臣議議雖衆出而主之者公也遂為定制先是大臣三品以上子孫得膺叙為太學生後當道者沮之其例遂格公曰

祖宗定制著諸司職掌歷叙大臣子孫一品至三品皆有官非止一太學生也吾幸為禮官吾之子先已得叙為監生而不為衆申明可乎同列或難之以為無所因公遂以職名自咨本部具疏以聞得請復舊制六部章奏舊無此比也時論以為難他如奏加孔子樂舞為八佾以珠飾璣象以復古制止月食不食為不當賀給烏思藏印信勘合以為入貢證據減日本人進奉刀劍價直其所建明如此類者多著為令公自列官館閣已屬意天下事然性方直且真率自任不設城府與人言竭盡衷底不復察觀其辭色人率以迂目之晚年建請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為人所指目賴

天子明聖察公樸忠置之不問觀其致仕臨行

恩賜及身後卹典意可見矣公生于道學大明之後世方以五經四書取士而主濂洛之說士子勦成說為文辭以應主司之求於其微言疑義不復致詰公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為闡明剖析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亦有裨益積久得二百四事粹以成帙名疑辨錄在禮部時以獻于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公恒對人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公為文章專主乎理不尚辭華信筆所書文從理順而不為奇詭鉤棘之語滔滔千百言不窘也其為人心地坦夷待物不為猜阻人或有論之者亦不之疑外若窺縱中有定見主執一定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居家孝友事母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

待弟洪範曲盡友愛族屬貧者厚恤之或爲之嫁娶公少篤學
非有急務手不釋卷所著疑辨錄外又有南臯子集二十卷菁
齋集五十卷初公西歸蜀時西洛耿公好問爲之代故事僚友
必以文贈行公以予知已必欲得予言耿公乃以見屬予既最
公平生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公宜
及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缺垂後世之訓以望于公蓋公專
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語予予嘗勸公著以爲書公
曰俟予休致閑卽成之予曰人命脩短不可必事當爲卽爲必
俟閑恐無日也公卽毅然奮發歸語同僚宜與徐公南昌謝公
曰丘先生言最是俟新谷卽下手也既而以部事繁劇竟不得
如志致事 命下喜曰吾志遂矣舟還次南京時值盛夏川江

不可上乃寓新河樓居日具紙筆將畢夙志爲風所射行至州
州得 至家力疾草安中國禦四夷策凡十事遣人齎以進大
抵皆平素所嘗言及曾經進者也明年疾少間謂所親曰吾習
尚書蔡氏傳以之取科第自幼讀之覺其有未滿意處恒欲訂
證之而無暇今幸得暇矣不及此時成之恐無及也乃草定凡
例若干條疾作投筆端坐而逝臨終遺囑必得予文志其墓時
子汝靖在京師示公未易箒前所作寄予書予少公一歲方有
日肯在告痛謝絕求文者汝靖以治命來請不得已而勉書此
以慰吾老友于九泉銘曰

明興百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勦說誰復致
疑侃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摘抉疎漏死者復生亦不

子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矧居顯位不徒言已人皆迂公孰知
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羣山川歛神草木回色庸蜀英靈歸茲
玄宅

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為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
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即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
言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

上誣御史中有與被駁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為之報復以激

上怒即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眾御史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眾入盛氣行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不至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

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
人錫山盛公也時掌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束鹿縣先是權臣
潛遣家其勢焰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涑水張公鵬謀
謂事軍國其等官臺憲為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為然即入謀
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
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質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
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
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
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邪公諱顥字時望常之無
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備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

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已巳之變 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奸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東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 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辯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于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

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介真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請于 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境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 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左時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區處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二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月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

為察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為白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
南京蓋當道者之非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為言公曰吾南人
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 廷議
速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乘驛往命至公即日就道甫下車露禱于天雨即大注枯槁復
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
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
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於齊魯者為之建祠宇
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去惡除苛政以固民
心為本任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
乞致仕

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
其始末有 旨命鞠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
弟願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願為之構
方塘書院壘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為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
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

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
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賜葬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
二十四日葬于惠山之原弟願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予銘
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
諱文珪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
贈淑人公凡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

義官龍膺補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壻也孫男二欽釗
女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為循吏仁中有義公為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國變荒為
孰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烈烈曰鉅而艱摧折
大奸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明故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
其家有司以聞

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譔文遣官諭祭之其子頊以予與公
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畀鄉人林徽抵予
豫以銘文為託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子五歲予幸後

死安敢負公託耶乃按次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
山泮從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為縣尹曾祖某祖世賢
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慶祚之女贈孺
人公以永樂丙申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
臨江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
為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女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
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
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
官于信者鞠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
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
邊事方興儲峙不給是年適當有司朝覲建議者請免米朝官

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宣府命公督運公措
置有方不盈月邊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許仕
達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仕達且覈其事公
至一斷以公無所回互時沙寇甫平或言延平衛軍多其親黨
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獨曰山海異
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
于朝以梟首示衆而寃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真盜請緩
之未幾果得真為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
公奏留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
遼東時都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寇上其功
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為曹私囑公不從遂與成隙

戊寅巡按河南奏章舊驛由黃河出韻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
民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攬庶
之無所得及公秩滿雷選銓曹適知縣甄鐸有故勘人命獄有
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敢往者寇
以公奏名委覈其會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訖莫
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
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
里外贖之公一無所受又有首民數十人赴京告留然公竟坐
是降職為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蘇州蘇之田
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蓰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
本情理不出苛不立苛惟省徭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為主不期

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有為務從素簡神祠惟消潔其在祀興者屬宇惟脩葺其切于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繼飢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卽強奪公卽帖示俾飢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日爭持狀赴府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之同官有以事未

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瀆史奏乞而後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飢民殆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叅政仍掌都事隆 勅褒獎定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

理兵民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獎廉能黜貪懦於民則杜奸究抑豪右浚孟瀆舟徒二河增築奔牛二牌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奉 勅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勅考察文武官員凡軍民利病悉聽從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十有三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長瑱林出次璋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馮洛雲霸陳繼宗其壻也孫一旦瑱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塋公於邑中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讀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爲無益之語字畫亦道美

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踰八袞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務畧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間自樂而已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湄丘因自號湄丘道人云銘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為邦司直凜其不訕明憲之典而不傷乎物為民師帥不赫厥聲盡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死為銘其藏成化十年

墓表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世方以意氣相尚曰其是而盡非一世之人有人於此八以

惡聲如加非理相干乃能吞聲下氣以容忍之豈非中庸所謂寬柔不狃之君子人歟常之錫山有錢君者吳越王鏐之遠裔焉此時就外傳于里塾習四書句讀聽其講解若有得於兩方之強一語既長涉獵史鑑於唐婁貞公誨弟唾面待乾之語深有所省焉曰此人子處世保身孝親全宗之經驗方也因書景婁二字顏所居室而因以為號人亦以是稱之云君號景婁諱曰清伯清其字也曾祖號文林諱曰伯剛祖號梅堂諱曰公遠父號貞庵諱曰惟常三世相承隱居不仕然皆讀書尚禮為鄉閭人君生十八日而母鄒歿在童稚時嘗夢見其母覺而質諸人其聲音笑貌宛然母也人以為孝誠所感父嘗有疾君每夕稽顙北原祈以身代割股肉以療之者再歷事繼母二人曰李曰

吳曰鄒皆得其歡心而事吳者尤久人不知其不出於吳也有
弟七人君居長一弟蚤亡以其子模後之而撫其妻孤其厚其
六人者父歿時尚幼爲之冠婚均授以產人無間於其弟之言
君先世自嘉興徙邑之新安鄉又自新安來贅周氏居垂慶鄉
兩鄉父母二族待君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好善樂施出於天性
人有緩急來叩門飢無食者寒無衣者死不能葬及欲葬而無
地者隨求而應咸如所願其他如立義塾以教鄉之子弟建橋
梁以濟路之病涉施藥合以救人疾病諸如此類皆世人所難
能者也而君能之蓋自其寬柔以教犯而不校一念中來不徒
言之而且行之不待強而仁爲一方君子不足以盡之雖通之
天下可也君儀觀偉其未嘗疾言遽色善自保養而益健也

大夫歲行鄉飲酒禮以書速君正賓席終不赴家有祠堂晨必
謁出入必告朔望必參有新物必薦忌及節祠時祭必率子弟
行禮既老且病不廢至是歲暮病且革猶力疾欲如常時力不
能支乃集長幼而訣之曰吾壽有餘而心不愧亦足以自獻于
先人矣爲吾子孫勿墜先緒可也遂不語三日而卒時弘治辛
亥十二月晦也享年七十有六君配鄒氏繼孫氏皆恪脩婦道
先君而卒子男三長楨次卽模次棟女四華濂同樂司馬悅華
昌其壻也孫男七人諫諤評訥誥詔議女三人楨等卜以癸丑
歲四月丙午葬君子邑之開化鄉父塋之左是歲從子某以計
偕赴京不及從葬既而登進士第乃介太常少卿馬君宗勉持
君從弟洪所狀行實脩以雲間錢文通公原溥武進王天官廷

貴姑蘇吳少宰原博諸公所作詩文求予言表其墓據狀君爲人賢而孝且惇義好禮而諸公又皆不輕許可人者其言鑿鑿乎非虛庶幾所謂文獻足徵者故不辭而爲次第其說使表于墓道以示于後人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浙西自昔多善富之家而皆以田農起率守道循理各安其分而世其業近日或乃有離制而棄本忘其身之爲齊民而不知所以品節限制焉者有能於風靡波頹之中而知以持盈爲戒恐或淪於失墜豈非善人君子哉常之無錫鴻山趙氏故宋室之遠裔有號海航者其言曰人涉世如舟之浮于海也盈滿而不知所戒則將有沉覆之患矣故以海航爲號人亦以是稱之

予交陳朝用昔謫爲天官時常屬予爲作海航序今爲福建方伯以事上京師復請爲文以表其墓且出其所撰狀曰君諱瀾字廣洋海航其別號也系出宋盛國公叔黔後南渡初自汴南來居平江之臨頓里平江今蘇郡也叔黔生朝請大夫本之本之生大中大夫公禮四傳至若勝若勝生吉甫君之高祖也甫徙大洲之南橋吉甫生繼道君之曾祖也國初來贅無錫唐氏故今爲無錫人繼道生公韞號聽鶴君之祖也公韞生女明號怡菊君之父也君生稟異常類河朔間人時方以侈靡相尚意氣相加游玩爲樂君獨平心易氣勤生務本歛華就實未嘗佚游慢戲以棄日非禮恣肆以殄物恃財怙勢以凌人介然以安分知足自戒畏刑惜福爲心嘗代父後爲根區之長更繇

租賦惟其公有後期者姑緩之或代之輸而徐取其償曰吾與
若皆編戶也徒以物力優於彼爲之督爾租了官事幸無相貽
累足矣父老代掌家事歲取租於佃田者量歲豐凶而多寡其
取予有所欠負未嘗盡其償曰吾借力於若若資食於吾皆不
可相無者苟了官租而微有所得足矣人有不平事多質於若
君曰吾非有司也曲直之判豈所敢當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請以是非之理折之某人爲是某人爲非無不悅服有疑難之
事多決於君君曰吾幼失學事體未有所諳因君之事而斷以
吾心之理如此則可如彼則否犁然咸當於人心人之緩急叩
門者必如所欲而不使之缺望去非禮相干亦必以理遣之而
不爲已甚君之直誠直道不但行于家庭乎于鄉黨乎郡邑大

夫遇有疑難亦進君議焉君盡言以達已意巽辭以啓上聽未
嘗順旨而有後言行已處事必畏清議痛自克責惟恐以短取
敗而有以廢墜前人之基業焉至是疾革語其子曰吾祖宗寸
積絲累成此家業傳序以及於吾終日乾乾如操滿載之舟泛
不測之淵惟恐不幸遭值風波以傾覆所有幸而今日至于舟
抵岬矣此舟付於汝宜操吾此心以保世業吾得以籍手見汝
祖宗于地下矣言訖而卒特弘治己酉正月二十八日也距其
生正統丙辰得年五十有四配孺人過氏宋郡馬之後子男一
楠以例輸邊餉得蘇州衛指揮僉事女子一適邑士華基孫男
一福齡以其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君天性孝友事親能順適
其意處二弟怡怡如也從弟傑幼孤貧爲婚娶置田宅居之女

之子蔡某叅失怙君養于家延師教之俾至成立其他義舉如
施棺槨造輿梁通水利之類不一而足皆衆所共知者若居者
豈更所謂貴誼而賤利三代所以有道而行者歟予目之以善
人君子非過也茲因其請爲文以表于墓道用垂世楷範豈在
紀其歲月識其兆域以應其求而已哉

銘

德馨堂銘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鄉隨之三代以前求
馨鄉於蕭壘臆管春秋戰國以來求馨鄉於椒蘭蕙芷
漢魏以後至于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
之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

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
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
書岡耘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
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
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
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溉蓋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
振烈公之孫也借其伯升振光摘詩言以顏祖居之堂
曰德馨亦不忘本也振烈間以語予俾爲銘乃銘之曰
有物不馨非氣非味無假乎熟奚事於佩有溫於中必聞于外

有積于前必延于世室以不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
膏馥之沾罔有攸既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
繼繼承承尚引毋替成化四年

箴

忠箴

君者臣之大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
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
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
犯則弗逆以激順則弗曲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
言以蔽之曰為臣死忠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
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
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
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
言以蔽之曰為子死孝

賦

南滇奇甸賦有序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勅有曰南滇之浩
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
職方僅再碁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

聖祖卽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竒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凡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勅何啻百數大率叙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

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石載之前則夫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竒詭迥異常儔有由然哉濬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曰

爰有竒甸在南滇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潜通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滇勃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是萬山

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瀾茫茲其谷也豈非貞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邪有竒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閭闔呈琅玕翺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竒勝敢爲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乎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卽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漭之中而爲小

堪輿者又不知其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為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為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為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為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蛇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閩風玄圃之曠勢盡而氣脉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為其與四海一通川茲為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為近遠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為人茫茫巨浸兮與天為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邪其為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非賦賦載考諸古茲地函貢之所

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治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為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為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

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

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地若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義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為疆者餘二千里縱

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

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巖巖而內向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
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邪主人乃仰焉而思俯
焉而嘆曰良有以也願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岸序壯而
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容有所不能詳
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記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
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
地有四極東至于秦遠西踰于邠國南訖于濮鈇北底于祝栗
管子言名山二千里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匯于東南
二千之山皆發原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
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

總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
戎而復出險即夷分爲兩戒折爲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
越江而極于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此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巖
嶮巖嶮嶮嶮嶮嶮孰知一脉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
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
滔汨汨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爲國都小
起而爲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諸衆流遂浩漭而無涯涘自此
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膠瀉沆瀣渺沔灌漑孰知一島孤峙于
瀛海之中其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
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
游也足可履而手可杖意其硯硯硯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

汗涸涸乃爾悠然平漫最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
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
終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匪寒海洩其苑氣
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
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老之丈古無戰場軼語信乎有微地
爲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
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異類殊名其動物
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
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存其所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
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當薯芋水廣鱸蟹所生之品非一可食
之物孔多兼華夷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耐

筴于柳竹或肖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蠨出波兮
橫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並鸞遊而數偶脩蝦而龍
文魚而鸚鵡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金狗魁綠
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
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篋之貝大如玉斗花黎靡刻而文鳥楠
不涅而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
蒸之可通神明鳥之氈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
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
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蚍蜉茲獨有之豈天
欲寓公之久居于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
近階雷庶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

方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於物而遺於人邪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於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大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於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之餘而爲嶺水之系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

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借七郡而入于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儻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廟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有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 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顛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

聖神之見乎其所謂竒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竒哉竒哉豈止是哉當我

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竒甸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未竒而豫期以竒豈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珎而斡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頃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爲神竒變雜駁以爲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

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甸而甸之所以爲竒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輾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

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於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日無上事發淵衷運睿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竒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

以歌曰

明明我

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垧竒哉斯甸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懷鄉賦

送友人劉尚德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

馳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

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悼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日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晝神想以遐鶩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煢煢雖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拱者舊日以凋謝兮哀壘壘其多瓏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群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

從非不多兮匪吾髻鬣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
宛山川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挿予以
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
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
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
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也申告吾以
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為瀆也或為之忻忻兮或為之戚
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慚而為之忸怩兮或傷
而為之怵惕岢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
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兮孰云邈
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休情愉愉而不自已兮

涕或浪浪以橫流方資其朝夕以箴規兮胡數竒而弗售彼惟
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
命夫奚尤又將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大人之妙理兮
傳嗣子以箕裘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
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兮爾音自薊北而越
南兮閱半載之光陰既沿復遡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深
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末懷也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曰
不久請告而來歸也成化五年

別知後賦

予交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經領鄉薦三
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君不屑就最後有司限以

年不容辭乃授閩之南靖教諭改末之寧遠南昌之豐城前後掌邑教者餘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以興起人才爲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皆主試一時號稱得人噫若君者豈今世校官中之表表者歟今年需選銓曹陞淮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氣銳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獨與予及寶安袁秉中三人者交莫逆君教外庠秉中造屬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二人者其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艱南還道凌江君遠至大庾下相迎候迨

予北上君時在豐城去冬考滿上

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以去顧予二人者頭顱俱種種矣秉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寶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頻相會晤今君又幸教淮安郡居兩京間會後有可期者念惟人生以百歲爲期七十者古以爲稀今予與君去稀年僅僅十三四春秋耳自茲以後歡晤之期寧有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昔妻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爲之作別知賦故於君之行也又廣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區區又要之

情賦曰

嗟南州之綿邈兮在昔則爲遐荒迨有唐之五葉兮始發乎曲
江之張原其所繇以奮起兮有燕國以爲之援予中懷之悄悄
兮豈忘情於鄉彥顧時勢有弗然兮地若親而實遼結綬之約
雖不可諧兮敢忘乎鷄壇之要念疇昔之游從兮予三人俱老
以衰悵一人之先歸兮恐盍簪之無期今予又舍予以去兮焉
能默默以無辭曰道之同兮不以其位心之孚兮不必其昵情
苟無變於貴賤死生迹奚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
情之爲至踵鄉衮之芳躅兮其有在乎吾徒隔百世而同此心
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垂世兮亦傳經以施教固不
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矧淮海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
間中講堂以振說鈴兮列衿佩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
義以正俗懸以待問之鍾兮示以躍如之鵠泰山兮巖巖和風
兮熙熙秋陽兮皜皜時雨兮祁祁偉英才之樂育庶斯文之在
茲倘心期之克遂又何異乎步趨之追隨

瓊臺會業卷之十一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五言古詩

古意

千金買寶刀，百金買角觿。寶刀頭有環，角觿能解絲。慙慙寄遠人，用以慰所思。所思不見察，幽獨甘自怡。

客從天上來，贈我雲錦章。五色光奪目，上有雙鸞翔。秘之不用篋，笥謹什藏。幸然遇良工，爲我裁衣裳。結以紫霞綬，佩以鳴玉璫。服之朝九重，文采何赫煌。盛服今所尚，令德古所藏。瓊重鵷鷺詩，三復不敢忘。

逝川無回流，落日不再午。人生百歲間，役役徒自苦。朝爲樹上



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勢奄忽成今古反袂問蒼天天乎柰
何許

感興

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青青巾中
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梨盛年不可恃行樂須
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爲

天際多剛風滄溟隔弱水相思不可極之子在萬里萬里各一
天恍惚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輸中悵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嘉魚出
躍好鳥鳴相和天氣旣已暄景物亦已多主人雅好客相與醉

且歌歌竟各嘆息人生能幾何

月下懷

明月空中懸碧雲天際合美人渺何許望望轉蕭索翩翩驚鷓
定片片簷花落惻然對孤影下帷閉齋閣

夜坐和張曲江感遇詩韻

空齋坐幽獨夜氣澹以清冥心古聖賢悠哉愴我情天機一何
深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勉旃惟思誠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飛鳴恒自
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爲我儔百鳥莫子惡笑彼冥飛鴻猶爲弋
人慕

南極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鷓鴣羣刺天孤鳳戢其翼韶石佳山

水因之增秀色班班青史間流譽靡終極莊誦感遇詩臨風三嘆息

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不見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嗟爾亡羊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涼悲涼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暮聽胡馬嘶朝看胡鴈翔飢殮風中糜渴飲雪下漿羊角衝地起沙礫爭飛揚回首望故鄉長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妾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霽幾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仰天籲上帝矢心期不忘但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

又

燕集高堂上衆味羅瓊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清醕飲桑落妙聲發吳謳寶鳧噴清烟芬芳襲輕裘肥醲正厭飲文錦何溫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黃茅連白沙風雲寒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馬毛縮如蝟髀肉胠生周羔裘煖如烘漣酪清如油君身千萬艱妾心千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修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况值秋風時柳衰不堪折情悲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

固可慚死者亦何益

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返颼颼朔風
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禎

予友李應禎筮仕未叶吉如金方在鎔如女猶處室少小思用
世頃刻惟惜日奮志向霄漢棲迹尚圭筆至寶恒自珍深藏不
輕出高騫終遠到暫蹶未為失著存心五思克念躬四勿矻矻
良獨苦措措一何切潛心入混茫沉思超恍惚物理無窮盡志
願罔終畢九轉紫府丹三嘆清廟瑟妙削鼻汗重快刃縷濡血
揮霍迅雷變倏忽浮漚滅葩華絢詞林根柢蟠理窟壘出山我
我一瀉水滴滴冥搜鬼為愁悲壯石可裂堅壁仆旗鼓開門合

車轍拉將古道敦不必時世悅藥籠富之苓家園乏芋栗空懸
萬軸鐵寧有千樹漆削雕泛淳樸歛華就真實禹鼎窮物怪商
敦太古拙茫昧鳥跡餘浩蕩鷗波沒片言無欠剩一覽備始末
游鷗未擊水顧兔久藏穴舉世少具眼誰人識奇骨焚舟取勝
師即是前日卒際遇會有時造化本無物無人摺我脇亦不擢
彼髮惟持方寸觴獨解千古結紛紛兒女輩得喪輒嗚咽慨慷
發浩歌一笑為洗雪贈我錦繡段輸君龍縞鞵應知同此心未
肯屈茲膝從革金百鍊朝宗水萬折豈念欵段馬不憚寬博褐
胷中浩然氣需時一發泄見者使心降聞之須股慄朝陽孤鳳
鳴太虛衆星列宛轉似紉繭次第同比櫛閔肆千萬言勿效塗
且抹賈生直後才孟氏豈迂闊直道古所貴正言世方渴工巧

由三折頓悟在一喝衆心鷄犬放群言蛙蟬聒就中一轉語乃
至無有說人才無古今儒道有始卒日月旣精明乾坤亦軒豁
沛如縱壑魚奮若獨擊鷲坐令齷齪者縮首看馳突匪惟當世
重要與古人輕功名殊孟浪歸志甚勇決北風吹南船順流去
何疾悠悠聊自寬耿耿竟難奪和璧三獻有楚城再舉拔撫掌
拍霜鏢酒酣清興發眼將空海宇氣欲吞恒碣男兒負奇志與
世相未 何時乘長風登天問明月我生命在天吾道豈終絕
從來君子心迥與世俗別四海皆兄弟奚用憂離析貴爵異趙
孟美色匪褒如勉旃思至理寤寐想前哲前哲雖已矣垂世有
謨烈况乃靈臺中源頭水長活蹇予二三子追趨青瑣闥結綬
獨少君刃送出城闕江頭秋草衰天際寒蟾缺去去將柰何臨

岐愧先達

送廣東夏廉憲 天順癸未

嘗宁念遠氓塗炭日以極 詔東在廷臣往振風紀職僉曰御

史某秉德剛且直屬耳按江右風聲甚輝赫兵政旣以舉吏弊

亦以革謠言聞遠近公論推第一無如斯人可拜手咨明勅

天子曰俞哉超授三品秩 天語重丁寧 綸命光鳥奕百僚

無間言相見咸喏喏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有預爲鄉人喜從

此得蘇息特恩許乘傳 陛辭行有日走也官禁近早有半面

識中心久有懷臨分忍緘默聊爲陳本末幸與垂采擇惟茲東

廣地富麗自古昔秦初已內附漢後益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

六十邑衛所錯其間小大五十七憶昔全盛時承平久寧謐家

家有蓋藏人人各安適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
農家務耕織先期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箠楚兵不識鋒
鏑行旅不齎糧遠出不待吉昏夜絕剽竊歟歲無行乞况復天
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著苧衣五月收新植山畝少汗萊水田
自潮汐舟游泛滄茫火種燒爨崩曉包趨墟飯晴着登山履海
錯富蚌蜆家畜剽豚鰵文木生山林珍貨來蕃舶荔奴然火樹
橘柚垂金實閭右食素封田圃盛嘉植愛身寧破產終訟羞珥
筆遐邇總安恬公私舉豐殖溯彼廿年前長吏恣胸臆厚利動
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愚藐茲地遐僻遂決禮義防大肆
搏筮力把臂褫其衣抉口奪之食溪壑填不滿氣焰撲難熄上
下相師承前後遞沿襲豈云無鷹鷂方自為蠡螭天門遠萬里

無地訴冤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克險質弄兵潢池中延息苟旦
夕外邪尋即除中虎遂成疾蠹茲洞中徭窺伺乘間隙始惟掠
近地稍稍出復匿迹彼素脆悞頓異戎與貊制伏本非艱而我
狃安逸武胄耻言兵文吏諱申賊縱虎出林薄延鬼入居宅路
有橫草虞閔無一夫楹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
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邊境遭輻輳脅從日漸多徒類日增
益居民就流散人煙渺蕭瑟已身不自卹何暇問家室田蕪乏
犢耕井渫無人汲萬家春草青一望秋地赤禾麻種殆絕鷄犬
聲亦寂昏雨鬼火青涼月死骨白內地幸苟免因之困供億相
扇咸弗靖濡沫耶戢戢方今堯舜朝大臣總臯稷萬國俱時
雍一方獨艱阨九重赫然怒遣將擣其窟天道信好還王師

本無敵鼎魚姑假喘穴蟻難藏迹行當見掃平腥穢未蕩滌却
愁火然崗罔辨玉與石嗟爾嶺徼人惟此殊可惜賈父來每晚
謝令去不亟由來非一朝徃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
熠草木回生意山川增秀色福星離紫垣甘雨隨丹軾指日下
滇江持節鎮南國先聲一以聞父老懽以泣迎拜古道旁應以
手加額願言明使君代天布仁德爲我招殘魂爲我肉枯骨爲
我作保障爲我剪荆棘爲我開喉吻爲我插羽翼醫我眼前瘡
除我腹中匱我寒衣以裘我飢食以粒生者受我廬死者與我
柩一夫或失所孰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已行去須急齊民正
倒懸異類尚及及如病望醫師如旱望雨澤寄聲報吾人此公
古難得瘴海行將清貪泉不能惑佇看凋弊區復作全盛域

王推官輓章

王公豫章秀遠派琅琊種起家汀郡幕臨事一何勇理解牛無
金善駕馬不更長官但坐嘯民吏共頌竦宛結得爬梳善美賴慈
惠持守屹山立議論肆泉涌借寇一以聞天子錫嘉寵起升理
刑職郡事咸銓總詩書用法比何參變周孔訟謀絕寃抑囹圄
無枯萃力劍化牛犢游惰還播稔沙寇忽然起八郡咸混頽臨
汀切近災相扇亦洶洶烽火照人紅四境若草莽山居孤城危
蟻附群盜擁外援幾過絕內事紛控億萬口方嗷嗷恃公以不
恐彼哉肆克焰不趨石與珥仁言利甚博老稚免系踵餘寇侵
寧化危若冒巢翫衆方縮首觀公獨奮前捕丁夫旣爭先乘馬
亦思驟至今揚柳陂過者猶卞悚名方達

帝閣目未觀清拱天何不憇遺遽爾返冥濛訃音聞六邑老穉
爭躋踴世祀羅池廟民思桐鄉家食報不在身有子繼晁董文
名冠天下撞金抽獨蛹推恩自天來龍章賁丘壠水若增
滄淪山如益龍從我為作輓章不厭辭費冗

雜詩成化己亥

羲馭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蒼海隅羣鳥集扶桑乘時競奮
飛引脰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冥鴻吊孤影四顧慚
且傷

我聞崑崙山玄圃多珍禽向日絢彩羽逆風振華音聲徹九層
雲氣壓千山岑雲飛天靡高水擊海靡深紛紛衆黃口飲翼知
所欽一鵲來自南質小力不任割爾斗一聲群然顛而啼卑卑

垂其翹深入芳華林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斲削為素琴緝以朱絲
絃寄以太古心時時橫膝上山水託意深別鶴為翔舞游魚躍
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雅鄭竟莫分吾心安所任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駟駟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我聞開
國初羅鬼生龍駒貢之入天闕用以駕鼓車疾徐皆中節步驟
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並馳驅安知今所良在昔非其駑按
索又成俗誰為焚其圖世無九方臯嘆息還柳榆

貧叟

安成有隱士云是高密後治生實非貧而自稱貧叟問叟所以
貧叟言不自知人皆富生產我獨富詩書問富數畜對叟惟數

道德所富不在財仁義廣儲積儲積能潤身此翁原不貧乃知
多寶者無德真貧人

秋懷

偶讀唐文粹張曲江秋懷詩中有宦成名不立志在
歲已馳之句有感于心因次其韻

秋風起天末木葉辭故枝泛觀草木性消息理可知緬懷先哲
言志在歲已馳業業慎永圖深恐有所疵流光日荏苒隙駒去
難羈血氣漸覺衰境變志亦移終為小人歸甘與世俗隨
道無窮孰云生有涯雲松高天矯霜草寒披離人生在所處卑
卑徒爾為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鳥飛日向暮豈不懷故林閱人日已
多涉世日以深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青青海中山層層山
上岑行行即可到決意須在今有山不歸去何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徇寰宇契合無幾人駸駸入老境落落星在晨鼎鼎百年
間會晤能幾旬况復限區域世務繁其身久別喜相見見踈情
轉親俄頃又復去寧不含酸辛緬懷古賢哲未必生同辰道同
心自契千里如比鄰溶溶天上月湛湛空中雲舉目即見之光
景常如新

朱文公九世孫挺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宣尼去世遠六籍日以湮道統久墜地人文孰昭陳至哉紫陽
翁妙契古聖神遠泝洙泗流近追濂洛塵一洗千古陋再見三

代淳坐令宇宙內百世同一春

兀坐有感

兀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宛在瞬息間開眼無間
滿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嘆女織為我衣男耕為
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資給我身乃大蠹何以報天德

文江王文學輓章

茫茫宇宙內山林多隱淪白首抱幽獨沒世志莫伸所以高蹈
往往增悲辛寧知造化理得失恒相因在生雖不遇後嗣多
言聞父子本同體何必親其身請看芥水翁肥遯文江濱幸哉
有賢子委質為王臣生有冠祓榮死有銘述文耿耿不亡者沿
松長獨存

送吳旦赴南康文學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烟彭蠡涵明鏡民淳風俗
古地僻巖巖靜昔賢適化處草木皆可敬橫經講道餘無事一
游沫

游沫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鄉先達起廢重構之突兀有新
宇剝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重訓留明規古稱敦學半曰此以
為師勗哉毋自畫賢聖皆人為白鹿書院文公先生守南康時
聚徒讀書其中近聞潮陽李景
齡先生提學至此重
為起廢故詩中及之

題古康三洲巖

羣山勢龍從一穴空豁舒滴乳成物象峭壁繡蘚花土鼓有函
音丹竈無遺砂誰云蓬萊洲此名殊不佳我來恣清賞疑是古

仙家惜哉奇絕景落此窮海涯模寫不能盡歸去鳳池誇歲甲
游三洲巖詢其所以名或曰郡志謂以蓬萊山之第三洲得名
語殊不經此巖天造地設瑰奇不可名狀因與郡守黃庭美議
易其名曰古
仙作詩識之

送林即中致仕

羣飛方刺天冥鴻獨長征一朝捐其群閔然去無聲引領四望
之海闊天宇清憶昔隨陽日乘時共和鳴贊以獻諸君漸以儀
于廷云胡別我去奮飛不復停我亦有兩翼蹠屬猶地行仰天
逆風呼心馳身未能乾坤何茫茫世務恒營營至竟無了時何
者為稱情天以老為佚人以退為榮幸免官為家况有田可耕
居閑興趣便心靜思慮屏游心太古初玩味羲皇經著書明大
道哦詩歌太平老我有此志將欲接武興相期堅晚節庶不枉

此生

題畫為柯狀元乃尊作

幽人事佳遯開軒對陽明興來拂瑤軫暢我平生情心中有真
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薰下絃諧鳳鳴坐覺冲襟開塵滓頓
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琵琶何當謝塵務枕流階下聽書
端居閱古編雅服稱峻儒清晨掩閤誦乙夜猶伊吾靜觀天人
妙遠泝洪荒初匪徒掇其英亦以味道腴繼世有賢嗣一目五
行俱父積子能讀因之見慶餘書

題畫為蕭考功作

愛此春山秀微雲淡悠悠蒼松俯深澗翠篠媚清流結屋者誰
子獨占雲山幽抱琴循側迳引領仍歸舟歸舟天際來何時經

丹丘丹丘多羽人為問相見不右春景

入夏草木長林壑迴幽雅雲際川光浮石罅巖溜瀉誰當三伏

中高會江亭下倚席和綽歌縱目極平野鷗波浩蕩間羨彼舟

游者臨淵空有言結網人何寡右夏景

書百牛圖後

我本農家子兒時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既以拽犁耙又用轉車較為我運百貨為我生百穀論力亦莫比論苦亦良酷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既然食其力何忍食其肉水陸珍百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觫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青旌懸翠旄龍竿綴鳳尾持出

大明宮搖搖向東指氣節橫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三韓人快

觀古君子

敬所為蔣敬之作

古人敬作所日夕處其中出入與起居恒與此所同居憇以為室游寓以為邸行於此中行止向此中止莊誦敬夫銘服膺晦翁箴非徒所其身將以所其心心在此所所至如戴天惺惺重惺惺白首相周旋

弘治初元春二月十五日

皇上躬耕籍田臣濬叨在九鄉之列預行九推禮感而有作

我本農家子世業在犁鋤生來好詩禮舍農去為儒筆墨其耒

耜經籍乃蓄畬脫迹田舍中致身承明廬日食太倉米八珎頒
天厨不知稼穡艱豈解耕耨劬云胡七十年乃尔復其初

謾成

夕陽昨陰翳朝陽還繼升萬物被輝耀炎光正熒熒浮雲起咫尺
白晝仍冥冥世無駐景戈空懷百尺繩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聽亞父霸王百行掃地空不殺一端
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劫灰三秦城邑衝殺機云何居鄴七十叟
不及外黃黃口兒公莫舞公莫舞公舞徒爲爾天命由來歸有
德不在沛公生與死

採蓮曲

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
人道來竟不來停桡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

搗衣曲

已巳冬寓
北京作

涼颼透窓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况君遠在陰山北
風吹妾身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搗衣明月下不辭膂力摧心肝
一聲孤悶添兩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滾碧波
須臾搗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并不知遊子在萬里今夜魂
神寧不寧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苦惡人生

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揚州鶴

花游篇和楊廉夫韻

雲棲霧閣深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丹臺裡浮槎直
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肖蛟綃袞天衢空闊舒禹
步俯瞰人寰惜丘墓一聲鐺笛自天來擬借重湖爲酒杯瓊珠
落槽冰在椀霧閣歌唇玉奴板天邊一任烏輪西拂塵掃石題
復題鸞儔鳳侶隨蝶使爛熳芳遊日三四醉揮彩筆掃雲箋試
寫遊神八極篇

綠珠行

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劫商富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旄萬里南
行日南國征車曉過古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三十

斗買得佳人如莫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
擊出夜光玳回視羣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懽笑不知天
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伺人鴛生地底中台拆白
晝中原行地賊黃金無用錢不神欲庇嬋娟苦無策高樓重重
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首索駿期必得珠兮珠兮柰爾何
柰爾何爲爾死恩愛誰知止於此忍教白壁屬他人注目相看
淚如洗君以貌愛妾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爲鬼不向賊邊
生作人百尺樓頭不見地奮身一躍翻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
一朝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姿不獨貌
妍心亦正嗚呼怛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葛王妃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居嶮壘間日極蒼茫外神游八表縱大觀氣
嘘千丈發長慨直從混沌鑿破初大徧虛空無盡界天於子會
開一元地自海隅分兩戒山萬重水千派神禹勞躬四載野
外脩途七聖迷海上神仙六齧戴波濤洶洶泛蒼溟沙漠茫茫
連紫塞豈不欲鼓袿登瀛洲却愁弱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
瑤池恨無神駿能歷塊不如振衣千仞岡老眼空明無障礙近
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太華三峯勢若蹲黃河九曲流如帶舜
功封濬四海同禹蹟平成萬世賴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恠七
十二福地一一異姿態驅山走海入雙瞳咀今嚼古供一噉山
嶽降神生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硯
山依舊存柱子今安在掛劍殊非昔日墳釣魚乃是今時瀨赤

壁人尋折戟磨浯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今倏成忽敗物理不
齊時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變故兮幾代古蹟日已湮昔人
日已遇瓊樓土宇不勝寒民墮顛崖苦凋瘵重衾養燮夢無魚
破釜塵生色如菜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鞘鈴多債帥借時感
事氣填膺以手撫摩聊一噫君不見地為輿天為蓋人在其間
稊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真能容渤澥逐日何須隨夸父
步地誰云有章亥請學尼丘古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客有繪
遠圖獻鄉先達太司徒薛公旣
遠者故即古樂府以爲賦此

梁父吟丁未歲
十月

浩歌梁父吟視古猶視今世態屢翻覆人心益崎嶇爭名競利
日無已龍蛇走陸波濤起設謀毋慮千萬桃殺人豈但二三子

來今往古何憧憧小人心志今古同君不見張道濟嗾趙彥昭
又不見李文饒拔白敏中實當不祥公竊位不畏天命悲人窮
梁父吟用意深卧龍久已矣謫仙亦銷沉以我今日見寄之前
古音

七言古詩

濁海歌 少作

天下百川皆清漪一流入海便成緇茫茫不復辨涇渭混混孰
與論滄溟洪濤巨浪轟轟怒不覺已身如穢穢看來何似山下
泉清香凜冽爲人慕我向潮頭三歎息志欲澄清勢未及願言
上帝檄天吳一夜黑波便成碧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真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丈筆端真
可幹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滾玉盤明珠無定準豈國夫人控五
輿淡掃娥眉却脂粉風霆翕歛一時來涸吏雨霽烟雲開虹收
霓散星斗爛一天明月光昭回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
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末禪師後
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蓮不足貴羅浮瓊海直瑰奇誰云賦詩
不中和餘子碌碌真么麼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箇
海南遺迹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
日生雲烟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鈴閣旌旗不動柳風輕劍戟無

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
兩袖春風拂地垂
閱遍三軍超距
樂晚涼乘興詠歌歸
春游細柳

松風流響團涼影
翠薄翻空火雲冷
一軍無事枕戈眠
萬馬不嘶清晝永
將軍燕坐凝清香
靜對珠鈴萬慮忘
不用更揮諸葛羽
溶溶心月自生涼
復坐松林

霜染楓林秋氣蕭
潦水收痕山露骨
狼烽一夜化為鷹
百鳥含羞傍林麓
將軍小隊出西郊
金環玉勒青驄驕
鳴彈一聲軍吏賀
半空雲外落雙雕
秋郊挾彈

凍雲不飛朔風直
野獸畏寒出還沒
角弓鳴鶻趨燕飛
霜錡吐芒鷲鬼哭
將軍自控五花駒
翩翩雲騎爭追從
射殺南山白額虎
碧油幢底夜論功
冬野行圍

雲山清趣圖為歐道人作

山盡盡雲漫漫
雲容山色微茫間
一天淡月秋空靜
滿地落花春雨寒
道人愛此有清趣
穿雲結屋依山住
一縷茶烟午夢餘
兩腋清風欲飛去
欲飛不飛無限情
拂絃時作太古聲
驚猿叫月淚潛墮
老鶴知更相和鳴
夜深萬境俱岑寂
兀然虛室時生白
回頭人世隔紅塵
雲山慘淡無顏色

嚴子陵圖

長笑劉歆頭不及
嚴陵足厥角稽首
勢若崩况敢橫足
加帝腹嚴先生何壯
哉釣臺豈但高雲
臺清風遼邈一萬
古落日頽波挽不
回

歲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東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謫仙仙去不復
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飢來
文字不堪飡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
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
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醕丘春酒甕此翁自是
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
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掉頭歌且吁拔劍斫地呼烏烏酒酣興逸雙耳熱仰天舉
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噲等伍磊磊落落非凡夫豪梁五車不足
讀取黃妃白盃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雲濤變幻時
掀天白日動春風著物枯稿甦丈夫卓犖有如此置身合在承
明廬年來一擲金注拙日光五色成模糊無人爲薦阿房五舉
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係聖賢籍携經載道之荆胡渠渠高堂
據中席說說英俊趨座隅鈎玄慕要說道義魏冠大帶談唐虞
名教由來有真樂功名富貴皆土苴范金合土無躊躇不須北
望生鬢紆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淮之水清瀾瀾山陽古郡淮之渙逋仙之孫古君子似是馬曹
官自理何以况之淮之水
淮之水清徹底沮如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一時僚佐
皆肖似餘波漸漬良有以

哭年尚書

平生不曾受公恩亦復不曾登公門朝來聞人報公死不覺淚
墮聲潛吞出門仰天長太息日色慘淡雲昏昏正色居然失一
黯振落何用千公孫齊人之莩木非刃晉士之死猶不言居鄴
老人不得志氣結血滯心苑煩安昌坐待牖下盡晉江甘向池
邊蹲攫肉千彈猶眷戀覽德一下俄高騫物情高下胡懸絕天
理茫昧難究論公身雖死心不死巫陽不用招其魂上為日星
麗層漢下為河岳亘厚坤人生百年等一死公乎千古名常存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蓋臣君
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誰人忠飭翻見
遺骸戮胡兒未必能忘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
靡於晝夜報四太子臣構舟拜從此始

挽維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
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時羅
公為都御史巡撫其地乃毅然仗劔坐當門拒之且
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口外人至今能言
之而脩宣府志者亦載其事公平生事業固多而此
舉尤為卓偉抑菴先生作墓志略不及何也濟初來
京師時嘗拜公於寓所極蒙獎諭及濟登朝公已
致仕家居不久捐館舍矣辨香致敬其道無由茲因

其躋鍾轅應貢來致其子泰命求挽章因次第完城
事為韻語以補公志之略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胡馬長驅去復來何人却
建拍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餘鏐強兵健馬盡南
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南海客手持一劔當門立誓與
孤城同死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駐蹄居人不動行
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缺壁湯為池雲州失守赤城破胡
兒躡足城邊過老妻稚子盡登埤公亦接袍雪中坐山前山後
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虜騎南來資扼塞王師北出恃屯營
屏蔽京師功卓偉謾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真源河朔
僅餘顏御史憂國勞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老

塞路無人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折
簡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尔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一夜
收英靈公考生死已無愧邊人至今嗟未平邊人能言不能紀
斷我鄉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些詞書罷長歌泪如洗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茫茫瀛海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里平
地拔起凌蒼昊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琪花不落
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橘如丰蓮如舟脯蒼麟兮駕紫虬
木公金丹互來往天鹿人鳥時嬰吻銀濤疑碧漫山麓山麓渠
渠列華屋黃金布地玉為階五色雲霞長蓋覆屋中挿架皆仙
等非金非木非琳球連楹充棟十餘屋堆積高並崑崙丘山中

老人若童孺洗髓伐毛知幾度桑田變海海成田下得等來已
無數仙境變幻無定居仙人綿邈不可呼誰知仙凡了不隔人
中亦有列仙儒列仙之儒服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辟靡環水
如道山衿佩趨庭總仙裔考古直遡盤古時積書多與桃核齊
仁人自爾享遐壽海屋添籌徒爾爲

題山水圖

昔年棲迹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畫如今置身朝市間開眼見
畫如見山山耶畫耶孰真假具眼之人世間寡景福好處皆起
樓趨到佳時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厭厭林壑輕烟霞一朝
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廣庭曲巷通幽處壘石栽花脩
勝具眼中彷彿雖遺真畢竟人爲勝天越回思舊日此情誰欲
元之十萬難殘縵斷素纜咫尺傾囊倒篋不復慳君從何處得
此幅千里雲山數間屋遠山淡淡橫翠眉近山亭亭削青玉山
頭處處飛白雲樹頭樹尾晴輪囷丘林忽斷天光露暝色遙連
雨氣昏蒼苔白石羊腸路平麓盤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
手把瓊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渺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
浩起天末高堂白日生雲烟興來却憶竹鶴老見畫何如見山
好人生即景須盡歡尋仙何必蓬萊島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前年悼執翰墨場英雄三有齊翱翔青雲滿眼多契合就中最
厚張與黃二君英發氣如虎明目掀眉論古今酒酣拂劍落霜
花亂發掃毫灑秋雨今年同自江東來我一見之心眼開長鯨

吸海海欲竭巨靈擎山山為摧摧山竭海懸河口風雲變化龍
蛇走盤古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一成敗興亡如指手相看
一笑氣味投典衣沽酒鎮日留隣翁侍吏共驚訝平日見我曾
有此客不此客何昂藏此主大癡絕牙關齟齬戛金聲口角霏
霏灑瓊屑帝城春暖百花香軟紅塵土飛悠揚明朝馬首向東
去無雲一碧天茫茫燕雲不斷吳雲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
渡頭生碧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為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二交竹松梅其間一交我萬物與人同一理意契神交無不可
若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人又不見書酒茶
集古錄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將身混物中游心太
此翁妙得古人意白首山林無物累每將富貴等浮雲却與幽
真結深契左挹大夫袂右拍君子肩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居其
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道豈所論金石未為堅耐久且
莫逆忘形更忘年

題李都督虎

陰風颭颭振林木百獸魂飛草木伏舉首為旌尾作旌白晝橫
行誰敢觸汝虎雖猛何如人慎勿夜逢李將軍將軍射石尚沒
羽薄肉淺毛何足數

送張端

纔見挾書來又見拂衣去出門大笑氣如虹聞海燕山如跬步
男兒四海志婦人不下堂名駒墮地走千里生男二日垂蓬桑

功名富貴身外事得喪悲歡底須計君今歸去蚤歸來莫向山林久淹滯只今蒼頡茫昧伯喈亡待爾重刊石經字

懶詩為莆田許氏作

莆中有懶士踵門求懶詩君但懶於事我乃懶於辭君來索詩日數次我欲揮毫俄又廢看來我更懶於君所以深知懶中味懶中滋味人少知第一是閒次是睡古人何人最好閑陶令棄官江上還閑中却作閒情賦胡為屑屑不憚煩古人何人最好睡老搏翻身驢下墜睡餘却詠好睡歌無乃勞勞愛多事問君之懶何如哉曰吾畏我忘形骸過午枕頭方擁被一春屐齒不沾苔也不學莊叟逍遙游也不學龐老團采坐任他門外事如天管甚鄰家燈是火千呼萬喚纔欠伸十迴九轉難出門時人

但見應世懶就裏誰知學道勤一年三百六日日十二時時八刻閉門搬運紫河車畢竟勤耶是懶耶

畫菜

世間食品何者佳淡中滋味真無加富客何須悅芻豢神仙謾爾滄烟霞聞君作縣官河側繞屋築畦供日食食餘手腹繞園行喜得邑民無此色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胷中豪氣老更豪境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烏烏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投劍為我舞電光燿燿雲披敷仰天大噓回人語顧儂豈是噲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宵次三千歲古今憶年二十三時風中快鶻囊

中錐廣寒紫桂白手斫滇池綠駿赤脚騎 奉天殿下丹墀底
頃刻雲烟生滿紙瑠林宴罷馬如飛一轡穿花三十里功名富
貴皆等閑致身 承明殊不難覓得一州如斗大又被秋風摧
紫蘭瑤簪玉筍山如畫靜倚韜鈴意閒暇堯山祠下拜放勳干
羽兩階祈日化絳灌之武隋陸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壽入手
一運轉溪山失險鬼不神李廣數竒顏駟老矟弓束書尋舊道
英雄回首卽神仙忙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渺茫吳山高
兮粵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送行章我亦頭顱
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慟悵明當歸棹過嘉興看劔檢書話疇昔

梅窓琴樂

高人好琴得天趣開窓靜對梅花樹江空歲晚夜深時丁丁似
共南枝語淡香疎影太古音箇中樂趣清且深等閑三弄梅花
曲花不在梅花在琴

題竹送湖廣湯愈憲

古來脩竹何處多鄩杜之間淇水阿填河落爛竹官廢但見土
岸流潭波北風寂歷南風起千里飛青渡江水瀟湘兩岸遙相
連班班盡染虞妃淚鴉鳴時草不芳杜衡揭車總荒涼獨有
此君不改色挺挺植立如人長顏雲壓頭低復舉細雨斜風任
梳洗渭川豈但千戶侯孤竹誰云止二子君今持節騷人鄉眼
中所見皆鸞鳳清風明月有真境寫影何必勞玄香平生愛竹
應成癖此日移我近霜栢滿堂秋色寒蕭蕭一笑出門楚天碧

題松

蒼龍擘雲欲上天
麟甲飛動頭軒然
碧風吹海翠濤湧
笙簫一派空中懸
深山大壑無人到
琥珀埋光兔絲槁
家家束葦作屋楹
未必長材此中老

十龍激潤壽泰和封學士尹公

澄江江上逢原村
村後仙巖高入雲
蜿蜒神物久變化
鄉人傳說名空存
巖中空洞無塵土
石壁流泉注如雨
一泓碧玉清照人
寒藻游魚澹容與
白石爛爛泉涓涓
泉不涸兮石常堅
誰其肖之吉甫裔
德潤九族壽千年
屈指明年七十歲
久矣恩封因子貴
侍講經幃未得歸
即景分題寓深意
十龍之景我所分
祝公清潤還嶙峋
嶂頭角長滿眼子
如諸葛孫如荀

題童志昂都憲燄叢國送其舟使蜀

蠶叢之國妖氛生
羽書雜遝來天庭
九重天子赫然怒
咨誰可使西南征
虎頭將軍攘臂起
怒髮衝冠爭裂脣
長鎗大劍器不問
趨來獨運毛錐子
毛錐子藏鋒鋠貯雲
含霧飛電光鋼刀
百鍊非不利銳矛八
尺空自長螭坳當日
曾簪白纓血流丹今
變赤捫參歷井掃挽
捨坐使岷峨迴秀色
却笑漢家功業卑
臨邛天子騰虛辭
唐蒙已通爨中道
呶呶筆舌將奚爲
何如此日功尤偉
赤子弄兵潢池裏
輕裘緩帶笑指揮
曳帛書功報天子
平地誰知有伏機
中山篋書終致疑
張嬰就擒滕撫黜
古來往事多如斯
外境息來專內養
徃古來今閉俯仰
邊機事動問陳湯
枹鼓聲聞起張敞
劔閣峩峩棧道連
高樓百尺仍筆邊
君不見積功滿千
簡上玄英雄回首
卽神仙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願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中秋有感

客裏逢秋景思鄉倍愴神依然今夜月不是去年人

山居晚宿

地僻夜沉沉愁雲結暝陰隔林燈火起照見並棲禽

題扇面上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微雲低度山黃龍青雀艦不似釣舟閑

明妃曲

塞雪凋宮鬢胡霜裂漢裾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

宣和遺墨

雪暗紇干山凍雀飛不去何似南飛鳥月明猶繞樹

拜月圖

新月初上天焚香拜且告拜到月圓時行人應解到

聞怨

歲暮風霜勁路長山水多聞即駕船去願作楚江波

聞鴈

越客不識鴈聞之心輒悲自憐長作客不似鳥知時

秋風

客裏渾無賴樹頭俄有聲倚窗頻側耳無恨故鄉情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粧鏡暗塵生妾心似君影隨處逐身行

解嘲五絕

南人登宰輔首自由曲江公江浙甌閩士彬彬起繼蹤南士唐以前未有以

文入相者有之始曲江張九齡

唐士倫魁選南儂未著名道侔伊呂後開建有宣卿南士唐以前未有中

狀元者有之自開建宣卿始

禪教來中國始終由嶺南千年衣鉢在四海遠來叅禪教始自達磨航海

至廣州相傳至黃梅新興盧能復得衣鉢南歸

炎海生翁仲脩然如許長誰云駱越產體貌少能揚翁仲交州人

白水孕明珠一顆當三斛遠過漢明妃生長巫山麓綠珠博白縣人

夜行郊外

四際星垂野微霄與地連恍疑天盡處近隔樹林邊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四首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為文法如造內法酒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暎雲成霞

老我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金舟

五言律詩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趁晚晴鴉邊殘照遠雨外斷虹明山徑高低路村春遠近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幽居

郭外幽居好橋邊小徑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淺淺浴鳧
水團團宿鷺沙板扉青布旆記取舊東家

晚泊

風定帆初落籬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隔竹見燈
影橫江聞鶴聲有懷秋不寐坐數驛樓更

夜到山庄

草徑直穿園溪流曲繞田村春應谷響炊火散林煙雨過池添
水雲開樹露顛王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挽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良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歛天真花落閒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
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

寄題金山寺

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潮聲雜鍾
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賒塞雲晴度鴈城日曉翻鴉雪化經冬
木梅開隔歲花欲歸歸不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

落月傍西山初開虎豹關銅壺龍滴水朱戶獸銜環玉珮趨馳
道爐烟拂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 龍顏
曙色催仙仗祥光繞禁闈門開雙象峙鍾動萬鴉飛江漢宗滄
海星辰拱紫微踈愚亦何幸每日近 清輝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共訝鬢毛改，自憐生計疎。故人應遲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僧居卧隱淪。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長日飯留客，夕陽鐘送人。宅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雲海懽游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細雨滋蒼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丁丑六月

風雨晝冥冥，閑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花落香隨水，

戰馬嘶歌枕，聽願言頭蚤白歸去候農星

劉宣化學士挽章

明月欽東壁，文星落北門。英靈遠海岳，聲譽在乾坤。道德今劉何，風流古屈原。百年公論定，褒卹荷君恩。

送人還鄉

年年京國裏，日日送行頻。又別海南客，重思堂上親。輿圖垂盡地，江海獨歸人。爲報吾兄道，官居只舊貧。

秋晚答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稀。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訪舊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洞庭圖

八月湖面瀾天低地盡浮四山通潦水萬景聚重樓木杪仙人
過雲中帝女游何時乘雅興徙倚豁吟眸

甲午除夕

去歲當今夜停車寓古恩今年在京邸明日拜天門把酒懷兒
女連牀念弟昆家鄉千萬里注想黯銷魂

後漢書卷之十一

新建三員職十八抄

瓊臺會稿卷之十二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五言律詩

瓊山 少作

環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馳四海內秀出萬峰間月下森瑤
簡風前捲珮環孤高尤潤澤蠟屐未容攀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鍾響出幽
壑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穀日

入春纔八日無日不晴明歲有豐登兆人懷喜悅情物皆安物

性吾亦樂吾生對景題詩句遙傷杜老情

輓遼東都帥

聞說遼東帥安邊屢有聲烽煙稀夜警部落競春耕共悼營星
殞空餘寒月明幾多門下士流涕濕長纓

輓廖監正

隨駕亡口外

久總戎和職深明甘石經微雲纔薄日遠海竟沉星虎旅神旂
折龍門鬼燐青靈臺舊知己含淚誦碑銘

輓金尚書

聖主中興日名臣獨數公鬚因憂國白計為愛民窮物議終難
掩軍儲不自克有身嗟莫贖誰復繼尚蹤

送謝聖者過還揚州

曠日都門道西風酒一卮幾年悲玉後萬里賜環時古木前朝
寺殘花后主祠淮南風景好歸棹莫教遲

送韓敬夫下第因東同志王璠

憐君失意去一笑拆重楊老劍閑霜鏢新詩重錦囊人歸盤谷
遠山繞太行長好約王摩詰來薰漢殿香

送朱忱之弟

南人不識雪況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歸寧孤度
影老樹短垂枝一別又萬里重來未有期

輓毛都督

一代知名將三邊屢建功

帝憐何力義人比秬侯忠異鳥鳴牙上盤蛇墮鏡中九原終不

作大樹起悲風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使節行初返

君恩許暫還聊為六月息且得幾年閑白繞飛雲合青連過海山自憐家更遠臨別憶鄉關

梅溪處士輓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烟無鶴避梁月有人思披覽經行處巡簷索笑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即事 戊申

豈有隨時能常懷隔世憂許身徒稷契知己却孫劉海上孤飛燕沙頭火土鷗歛將經世志終老向菟裘

五言排律

李布政顯旌異卷

歲庚辰旌異天下朝覲官十人賜宴及衣服

萬國朝王日三年述職春乾坤開泰運岳牧賀昌辰期會逢千載褒嘉備十臣

天顏臨下赫 聖語為民諄魚藻歌王任龍光荷 帝仁賜衣

明黼黻尚食出珍醇金縷盤銀鶴鸞刀擘玉麟賓筵張錦綺仙

樂奏韶鈞共載需雲厚親承湛露均 朝廷旌有德臣庶愧無

因豈是恩偏厚由來治最循一方勞撫字九德克忱恂匪懈勛

庸著無華悃幅真姓名書 國史風采動朝紳品藻才猷異丹

青眷顧頻暫教還外服行見據通津有美山東牧同為嶺表人

寸心願為國餘惠尚留閩新政平青社先聲達 紫宸

上方期汝作詔再許于旬日下辭 丹旻天邊候皂輪此行應
不久四海待陶甄

寄題南華寺大鑿禪師

佛法東門旦禪宗肇嶺南一溪香氣水萬縷藕絲衫結子花開
五先人棗示三心燈受弘忍梵派演瞿曇山頂青螺聳波心碧
玉涵衆流歸大海孤月印寒潭藹藹花雲煖灑灑法露甘未廻
烟水棹空費葛藤談奏樂皇岡石讀書張相岩也知祖堂近無
暇一登叅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業徒笑惟

羨道傍松

題希夷長睡圖

墜驢大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汴二杭閩又廣依然春
夢未曾闌

春閨怨 少作

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事遊
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
涯回未回

花徑

春滿長安富貴家淺紅深碧競豪華書生掃地闌三徑只種忠

花與弄花

閑來無事學栽花每日朝回玩物華不是偷閑作時態要分春意到貧家

題李閣老愛竹軒

軒外青青自作林暖風和日散清陰閑來坐玩中虛象契得羲皇畫卦心

先生愛竹異常情不為清陰與妙聲應似瀟溪窓外草滿庭青翠自生生

王抑菴尚書挽詩

秘閣當年應列星凌晨惟見一參橫澄江落入天低處耿耿寒光伴月明

十月見菊

淺紅淡白間深黃簇簇新粧陣陣香無限枝頭好顏色可憐開不為重陽

竹軒

種得幽篁傍小軒每依清影酌芳尊春風不惜階苔破願汝多多長子孫

題小景

石橋流碧水潺湲千樹桃花萬疊山謾道仙家有靈藥看來終不似人間

書所見

錦衣公子氣翩翩老去心情尚少年笑折海棠呼酒飲醉來猶

自戴花眠

望居庸關

千里坡陀亘厚坤
龍蟠鳳翥虎踞蹲
青山也恐夷侵百疊
層層護北門

過某氏園亭有感

危牆存棘鎖重關
不許遊人取次攀
一夜西風零落盡
牛羊成隊下空山

馬

天生駿骨異尋常
午夜流星照地光
冀北隴西搜索遍
歸來內苑有飛黃

題徐尚賓尚書南洲卷

二水中分未是奇
萋萋芳草亦奚爲
如司馬程休父一
片晴洲到處隨

宛宛芳洲臨水濱
趨時歸老理絲綸
世人莫作蟠溪看
不是當年待載人

爲徐尚賓乃尊題竹

勁節高標不世情
此君真似此翁清
一枝分作虞庭用
編入箴韶作鳳鳴

題墨梅

老龍半夜飛下天
蜿蜒斜立瑤階裏
玉鱗萬點一齊開
疑雲不流月如水

過會通河有感

清江浦上臨清聞簫鼓叢祠飽餒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
說宋尚書

松月

素娥夜駕玉蟾蜍來訪雲亭五大夫十里人家拾驚訝老龍擎
出夜明珠

戲谷友人論詩

吐語操辭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
家絕妙辭

詠史

奇貨暗居南國楚長城苦備北邊胡秦人本意思黔首畢竟誰
知是自愚

笑羨魚何事屢臨淵

時廣西徭侵海
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舞旌玉堂仙客錦宮袍 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

鷄林禮信尚禹甸蓋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

原鳳爭觀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 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三足陽鳥離海上九苞
儀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注玉盃此際道旁誰
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繩長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藻春老鶯

舍御死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滄塵香雨潤如膏太平有象詩常
醉不用金龜換濁醪

秋興天順甲申

風掃長空積雨晴短槐疎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縻
蕪日夜生嘉樹有蹊荒鮮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曲餐霞
客獨抱銀蟾溯紫清

秋風秋雨夜凄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鷺鳥故投曾宿處開花還
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墮地遲萬里鄉心千古
意興來聊誦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澈衛河渾一水交流下海門且北回看龍閣近滄海遙

伊尹與商呂佐周匡時有道孰能侔詎知嶺表千年後公向中

州出一頭公應道作伊呂科

英英氣節蓋中朝風度嚴凝竦百僚嶺表因公增勝槩溪山無

瘴路非遙

孤燕遙從海上來乘春偶見上堂開前身自是天庭鶴挾乘鸞

鷗却浪猜公有海燕詩一鷗挾兩兔見李林甫傳

身似冥鴻氣似龍紛紛群小溷中虫荊州長史今從祀誰問爾

公與晉公函公牛仙客晉公李林甫

漁陽鼙鼓擁豬龍萬里君王老蜀中羯虜果如夷甫料始知曲

突徙薪功豬龍安祿山玄宗謂公無以王衍知石勒

玄都觀裏詠桃人剛道公家絕後昆請問宋朝追錄者韶州文

學是誰孫劉禹錫作詩

五嶺名宗首說張始從燕國得明揚一支分作錦溪水在遡淵

源到洛陽公與張說通譜張南軒公弟九韋後

七言律詩

五指參天

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今不復存
惟記其首一章謾錄于此

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
擎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
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現
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
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送趙公子還蜀

柳花飛白綴征袍擊筑酣歌別思豪
才氣逼人雙劍古好風送
客一帆高五湖烟水歸程遠
三峽雲山入夢勞別後相逢更何
處引杯燒燭論龍韜

主一齋為陳敬作

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
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
肯更忘羊靈臺有竅春常滿
止水無波晝不揚好把敬箴書座
右常如先正在羨壻以上俱少作

春陰

一春長是晝昏昏景色三分減
二分別院飛鶯衝宿霧遙空歸
鴈叫重雲踏花庭畔難尋影
隨柳江邊不覺曛天意似晴還似
雨擬將早晚問東君

寄張鍊師

辭家學道入青冥
曉汲清泉書斲苓
衣染春雲同鶴色
劍涵秋水帶龍腥
吟成白雪風生席
歌徹青天月在庭
幾度緘書寄仙侶
蓬萊空闊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
倚欄吟眺柰愁何
浮雲京國生春暝
落日鄉關起暮波
浩蕩乾坤心共遠
蹉跎歲月鬢空皤
醉來擊碎玉如意
仰面看天發浩歌

金陵卽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
紫蓋黃旌帝運開
鷓鴣啼處傳雲外
觀鳳凰簫弄月中臺
千峯山色遙含遠

萬里江流自蜀來
此日江南非昔比
于山詞賦莫興哀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
一片閑情對月明
錦纜起鷗傷往事
青錢誇鶴笑狂生
吳公塘路已陳迹
后主觀花空有名
欲訪平山舊闌檻
有無山色暮雲橫

歲庚午來自金臺
寓新河有金陵卽事之作
明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
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然
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為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闕俯秦淮
天外三山對鳳臺
二水合流趨海去
六峯飛翠過江來
金陵王氣千年盛
鍾阜晴雲五色開
愧我才非班馬匹
可能無賦奏蓬萊

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古井妖
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不用誇天
塹南北輿圖總屬堯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

碧桃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輦路雨餘生嫩草官河水
泮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暖多我有新詞三百
闋興來呼酒對君歌

寶馬雕鞍白玉珂花雲淡蕩柳風和梵宮密密開金刹海子深
深湛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修禊麗人多誰憐寂寞楊雄
宅門巷無人自嘯歌

初讀書

中秘預備天下志書東陳宣之

五鳳樓頭八百鍾萬鴉飛動曉天紅土繩影轉瑤階日金蓮香
生紫閣風奪錦文章清禁裡登瀛人物玉堂中回看人世仙凡
階弱水浮埃迥不同
雲霧重重畫閣深微風不動畫幃悄悄詞垣依約連華蓋兵衛森
嚴列羽林文石九層人步玉牙籤萬軸客紬金平生夢想登瀛
選此日回翔愜素心

壽陳太常

大雅遺音久寂寥天教鳴世振詩騷千年瑞紱蒼麟角五色光
生彩鳳毛銀漢昭回卿月迥紫垣依約壽星高一杯不為遐齡
祝風虎雲龍慶所遭

家世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日夜夢鬚頭童子問

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合之覺而呼燈疾書于
都城東之遠遊軒

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外曾見三
皇混沌前玄圃麟洲非遠境延康龍漢未多年有人問我家居
處朱橘金花滿下田

座中有搗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此詩

胡運消沉漢道興
輶車齊遁土城平
興隆無復殘笙譜
琴瑟正誰知
舊斧名起罄
谷前駝馬迹
居庸關外子規聲
不堪亡國音
猶在促數繁絃叫白翎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多
和之意蓋有寓間出命子馬和子村學究也不能外

題以為詩姑詠史以復之

大雅無人繼古風
周家轍迹一朝東
越裳白雉音塵絕
庸蜀金牛道路通
烏首百年終不白
宮烟三月尚餘紅
淳風死去無回日
天下紛紛類轉蓬

莫向鴻溝覓舊蹤
一場春夢五更鍾
也知賜醢緣情薄
豈是分羹愛味濃
萬里使槎來首宿
半空仙掌出芙蓉
濛濛黃霧連天起
不見秦關百二重

一自洞仙入洛來
天開草昧幾雲雷
千年晉水飛龍起
午夜周宮控鶴回
山下玉環啼粉面
嶺南金鏡憶良才
繡袍華幘開金統
真信人間有劫灰

紛紛國步各艱難
汗簡千年往事殘
夾馬營中香氣散
黃龍堆

上練翎乾金源運去讎方復起輦魂驚骨已寒日月齊肩終古
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四大朝賀

唐人有早朝詩然多泛言者日日可用也

今制大朝賀三

萬壽聖節元日冬至其次則立春焉因作四詩以歌詠
盛禮各紀一時之事庶乎異於泛言者

天啓昌期五百年虹流電繞早開先歡聲萬口當天祝表目千
通對御宣番國獻琛陳闕下圍官呈馬過階前微臣亦有千秋
錶擬欲緘封進上天

右聖節

黃帝天開第一朝萬邦述職觀

神堯春雲乍起依唐殿煖律初調協舜韶更始曆頒新歲月履
端詩錫眾臣僚史官記注螭坳立試筆先書瑞應條

右元旦

庭燎煌煌照殿光日當長至拜

君王天心合壁開天統國史書雲表 國祥廣漠風生光藹藹
黃鍾律應樂洋洋履長共喜沾嘉慶萬口尚呼祝 壽昌

右冬至

京尹先春進土牛百官趨賀拜

宸旒條風細細來天表旭日暉暉照殿頭緹室候灰通玉律辛
盤賜餅雜瓊羞

君臣茂對維新日願布陽和遍九州

右立春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二首

嶺南朝士似晨星眼底推公最老成
深計每為天下慮清心不愛世間名
半生宦蹟多文學四海交游總俊英
鄉曲論心嗟獨厚臨分贈別若為情

文風此日盛江西臺閣求賢特見推
列郡洗心瞻憲節諸生翹首待經師
春風發育原無迹化雨滋榮正及時
應有政行文教外佇看佳譽慰吾私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秋又似前身
似凍翎飛不去事如春葛昔相纏
還家路梗須浮海報國才疎只望年
幾度可憐還自

笑羨魚何事屢臨淵

時廣西徭寇海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節旌玉堂仙客錦宮袍

詔頒龍闕思初下詩到

鷄林僧俗尚萬仞鼇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
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觀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

三足陽鳥離海上九苞儀鳳下天來
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注玉盃
此際道旁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巍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
天晴魚躍龍池藻春老鶯

含御苑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滄塵香雨潤如膏太平有象尋常
醉不用金龜換濁醪

秋興 天順甲申

風掃長空積雨晴短槐疎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縻
蕪日夜生嘉樹有蹊荒鮮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曲餐霞
客獨抱銀蟾遡紫清

秋風秋雨夜淒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投曾宿處開花還
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墮地遲萬里鄉心千古
意興來聊誦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澈衛河清一水交流下海門在北回首龍關近極東遙
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好懷無處
寫欲沽樽酒對君論

閑中有懷

燕山越嶺路迢迢意氣相逢却又要處處皆君共處朝朝朝
是我同朝柱庭醉月依瓊樹柳館吟春縮翠條回首只今成老
大秋風霜鬢共蕭蕭

書懷

攬鏡俄驚白髮新吾猶衰邁况吾親客邊每日營歸計海北何
時息戰塵人世幾何能百歲客程無奈隔天津不堪點檢心中
事萬種愁縈白病身

天啓經衛致仕還雷陽

蕭蕭白髮老參軍此日休歸荷
主恩但願有官封父母不妨
無物遺兒孫趨朝慣識天邊路
投老還尋海上村遮莫相逢
嘆衰暮同袍回首幾人存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玉節煌煌照海東羨君去意拂晴虹
鳳麟瑞世人爭覩魚鱉成
橋道自通天入玄菟低沒鶻江浮
鳴隸澹蜚鴻茲行喜從文章
客多少蒙吟倡和同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旄旌拂海東
霞扶桑水接南溟闢析木天
造北斗斜螭首衝辰龍伯助風毛
瑞世島夷誇聖明威德令無外
莫謂朝第一家

輓羽士

十二樓臺海月空朝元人去藥珠宮
形銷忽作良非子物化在
成亡是公玄牝養來神不死庚桑過
去歲尤豐床頭一卷參同
契謾有彬彬萬遍功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高隱澄江老歲華待看朱雀長金花
錫名初度皇予揆賜誥重
封

帝汝嘉梓甲晝衣明皦日藥宮春燕
泛流霞千年尚祝椿年永
七十餘齡未足誇

南歸經尚雷境有感

萬里歸來二十年野花啼鳥亦蕭然
顏垣敗屋人何苦剝水殘

山景可憐芳草路岐迷轍迹夕陽村落斷炊煙藍輿穩坐思前
事却恨清談誤晉賢

蘇武歸朝圖

茂陵烟樹碧蕭疎白首生還志不渝
面目依稀猶似昔節旄零落已無餘
歸期不待羝生乳遠信真成鴈寄書
頗有幽懷忘未寫夢魂時或到穹廬

運籌亭為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
三千帳下諸羌客十萬胸中小范兵
談笑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鬼神驚
先憂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合聖明

送祁至和即中使高麗

練鵲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
白山綠水玄菟境玉佩瓊瑤綉虎才
絕域喜沾新雨露遠人驚見古罇罍
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蒲萄首肯回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

予昔在場屋時感故大司空慈溪王公鑒識於眾人
中屈指今三十三年矣公既捐館舍幸與公家子御
史鑰同朝今有僉憲江西之命於其行也追和公
舊所賜詩韻以送之公詩併識于此五十名中第一
人才華惟子足超倫經明禮樂行文健策對圖書究
理真春榜英才期角勝夜窓燈火莫辭頻從來顯達
由稽古事業輝煌在此辰

曾向薇垣拜偉人一時名勝更無倫雲龍矯矯機神異野鶴昂
昂賞鑿真北海清尊頌瀉盡西州舊路感思頻喜看東閣即君
貴按武蜚騰正及辰

予於學士莊中構堂名以瞻王取歐陽子語也四壁繪
圖各卽其景賦詩四章

玉堂春晝寂無譁咫尺天宮是帝家金屋瓊樓天上景琪林
珠樹禁中花閑揮麟筆書青史細染龍香草白麻嶺海幾人曾
到此他年回望渺天涯
校書天祿憶刑賢太乙燃烈照簡編東壁圖書在人世北門學
士卽神仙龜文烏篆十年具金薤琳琅萬軸懸他日歸休雲海
上却從須女望牽躔

鈴索無聲夜漏沉絲綸閣下靜悄悄宮袍香拂麒麟錦賜燭光
分藹藹金五緯星明芒燁潤萬年枝老氣蕭森顧瞻他日如天
上豫作新堂寄素心

西山落日半紅啣朝退聯鑣學士三萬點宮鴉丹禁表兩行
官柳御橋南講筵應制詩新進曲宴承恩酒尚酣乞得身閑定
何日人間回首隔仙凡

學士四榮

史館進書

朝廷凡有纂修必敕翰林院涖其事於實錄尤加重
焉書成禮部定儀注以進進之日設鹵簿及樂於

殿廷

上服袞冕御奉天殿百官朝服於丹墀內東西侍總裁
官以下纂修官謄錄官俱朝服北面立鴻臚寺官以
案捧

實錄由中道升班首隨其後至殿門外

上起立案至御前班首詣案前跪展書史官以下皆跪
上觀畢內侍捧案入內

上復坐班首及諸史官俯伏興及進表進訖百官行慶賀

禮乃傳制曰

先帝功德配天紀述詳實朕心權慶與卿等同之百官舞
蹈山呼如儀明日

賜宴于禮部賜襲衣白金其餘書史則止於

禮儀視此稍簡矣濬入翰林凡四預纂修成化三年

八月二十四日

英曆實錄成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等進呈夫

翰林之事莫重於此而進

實錄恩禮尤為優渥故以為四榮之首

一代人文已就編裝潢進入九重天禮官捧案陳階上閣老

開函近御前文武侍朝喧九奏典章垂世詔千年厠名卷末

真叨肩愧乏三長似昔賢

經筵進講

經筵之設其講官以翰林院官充每月旬遇二日

上朝退御文華殿知經筵官及同知經筵官六尚書左右

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皆服緋袍分左右班侍其展書官及執事官立其後給事中御史各二員北面立講官每日輪二員先日具講章二前署直講官職名進入內臣以一置

御案一置講案至日各官行叩頭禮畢鴻臚寺官二人捧案至

御前二人捧講案寘殿正中鴻臚寺官唱進講翰林院展書官二員對立御案前稍南以次進跪案前展所講書鋪章其上用金界尺鎮之二講官詣講案前並叩頭起立展書講畢合書復同叩頭退就班

上命賜酒飯衆官齊聲承旨出就殿外叩頭退饗于左

順明畢北望叩頭謝

恩而退天順甲申八月二日

今上首開經筵時知經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

部尚書兼華蓋殿太學士李賢濬於是時叨充講官

奉天朝罷日暉暉 鳳輦東行 御講帟五色龍光騰 黼衣

兩班獸錦絢緋衣敷揚 帝典明如見對越 天顏近不遠共

荷

聖恩親賜食相將霑醉出彤闈

奉天侍宴

凡大宴公侯駙馬伯及在京文臣四品以上武臣都督僉事以上文東武西侍坐 殿上惟學士以五品

特坐四品上蓋

祖宗以此優禮文學之臣其餘次第宴中左中右二門及丹墀內宴之日該宴官朝退即更衣立

奉天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如儀是時樂舞迭奏百戲呈應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

上屢命禮官滿酌俾群臣飲醕禮畢各官各以囊盛其餽餘者携出濟以成化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陞侍講學士繼陞學士幸皆預焉

聖代崇儒禮數優特陪御宴殿東頭八玳厭飲恩波洽萬

舞同翔樂意周勸醕類承丹宸詔餽餘親用福囊收遠方草

芥何多幸坐侍從容近晁旒

謹身讀卷

凡廷試禮部先期奏請讀卷官故事以命內閣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而翰林院學士講讀學士皆與焉試之明日

上御便殿次第進讀

御筆親批第一甲第一名及第二第三名又明日未朝之先

上御謹身殿讀卷官以所讀三名卷進對

御折封中書舍人填其名於黃榜出御奉天殿傳臚

是日

上服皮弁設鹵簿具樂百官朝服慶賀致辭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行五拜三叩頭禮謹按

國家三大殿謹身殿惟讀進士卷大臣一得入餘日無
由至其地云濬以成化己丑三月十五日叨充讀卷
官是年得狀元張昇第二名丁溥第三名董越

多士充庭伏玉墀摠忠同對 御前題進來試卷臣分讀選出
姓名

帝自批殿內折封 天咫尺案旁填榜甲高低須臾姓字臚傳
出炳炳文星聚在奎

分得玉堂視草送林學士

天上舊承 恩揮翰時曾代 帝言玉佩瓊琚詞最古
梯丹檢墨猶溫香山老去身長健賴水閑居道益尊此日路傍
誰不羨群仙供帳在都門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咸知尚義名晉鄙盡薰陽子德邾人不
愛魯侯盟漆園千歲椿何在蒿里三春草又生多少隣家需舉
火至今聞諱尚吞聲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北于今兩玉堂儼如東壁望文昌趨朝暫免通門籍視事榮
看縮院章竹汗消青春晝靜槐龍屯綠午陰涼軟紅塵土長安
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蒙樹色深人家住傍碧溪潯半江月照天在水五月風
來秋滿林遜世獨輸高士隱披圖因見昔賢心人間何處有此
景我欲因之寄越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自古號清卿君去南京分外清案牘盡懸周典禮官僚並
列魯諸生函香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治城却恨無由追驥
尾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

以謗累謫戍于遼東

遷客年來盡賜歸獨憐君去杳無期春秋斷獄古今少暮夜辭
金天地知遼鶴空閒留語在燕鳥堪嘆白頭遲百年人事幾何初

招魂托楚詞

送雲南憲使劉侯和致仕

九重恩命許歸田猶是康強未老年忠愍家聲成父志春秋世
業付兒傳歸鴻影度雲邊樹夕照光回雨後天後會不知還有
否臨岐分手各凄然

送畫竹屈生

崑山人

東風吹散漕河水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依依連故國雲山點
點引歸程郢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夜聲白首奉常無恙
在鞭才應已付鄉生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二十年前入禁闈朝朝侍立看朝儀頭顱種種疑非我世

道悠悠責付誰人到衰年情頓減天將陰雨骨先知可憐歲月
閒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

得家書

老來肌骨怕寒侵無夜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半載一封書
到值千金抗顏壁水知無補營老菟裘念已深預報吾兒掃門
逕乞骸早晚便投簪

張即中父輓章

學成畢竟未曾施付與佳兒佐 聖時峭拔千尋空宋壁汪洋
萬頃湛黃陂茶烟尚繞籠中鶴藥裹猶存石上芝聞訃不勝傾
慕意無由執紼從靈輜

送蔣知州赴潼川

處此看花病來應世少諧俗閑裏著書空滿家白首楊雄惟寂
寞剩將心事語侯芭

送董尚矩庶子頌

詔朝鮮戊申年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侑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音
遙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為大朝
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劉景元侍講頌 詔南安

交南本是秦時郡再見王封六十年 聖主紹圖頒鳳詔儒臣
持節下龍編碧參青帶景如畫金馬玉堂人是仙好為大朝
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聖主登基禮百神 宗藩告祀遣親臣
寶香含霧來天上 玉節明霞照漢濱
禁縵舊傳金孔雀 宮袍新製繡麒麟
臨分贈策丁寧語 車蓋亭前問故人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 方春時鳴曰鳳凰
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
樂中五靈脂即其糞也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
紇千山頭凍羽乾 真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金兵追宋元祐后 至章貢幾及之時 人有詞曰 天晚正愁予 春山啼鷓鴣 蓋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 十八灘頭亂石多 東去入閩南 去廣溪流湍駛 嶺巉峨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元至正十六年 子規啼于居庸

不如歸去 中華不是胡居處 江淮赤氣亘天明 居庸是汝來時路 不如歸去

迴文

夜宿江館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
周明老龜山迴文詩命予兩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為
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鈎月明橋
對寺門松逕小檻當泉眼水波清迢迢綠樹連天碧
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
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為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
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綠水連天而又有
雲接海之句則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鈎月之時又
安得紅霞映日乎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遠屋連紅
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渺

渺芙蓉浦盡處落鴻輕

菩薩蠻迴文秋思 有序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靜脩文集俱有菩薩蠻迴文
詞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複不如至尾讀迴為妙已
曾以村居為題作一闕矣後失其稿閒中復戲作此
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朱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淺尊
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
一闕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愁無勝集
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圖山影紅圍翠溪近水橋西
隱人誰與問孤鶴對言無

紗窻瑣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

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別魂銷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
鶴鴻得路爭先翥鸚鵡才高却累身
直以疎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因循
只因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
謾說簡書惟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
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裡輸贏總不真
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
長空淡淡飛烏滅客舍青青柳色新
東澗水流西澗水錦江春似曲江春
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水不在

玉不須腰有重金

玉堂清切倚璇霄延閣巒岩堯清泠風露非人世祥雲擁瑞藹
飄飄村館廣儲杞梓玉峯群萃瓊瑤蓬萊深淺不通潮無福
也難消書生應有神仙分今生也自在逍遙飽聽鈞天樂奏不
聞凡世塵囂

生查子 秋思

雲散嶺頭光葉落山形瘦目斷遙空鴈不來正是悲秋候
雨
點水痕圓風蹙波紋皺顧影徘徊落小池頓覺人非舊

應天長 春思

午窓閑展湘紋簾春夢醒來眉乍斂珠簾捲重門掩情事不堪
重點檢晚山青似染望眼年年頻減惆悵流光荏苒芳心無

半點

踏莎行 江村

鷺破青林鳧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絲空人生
只合閑中老 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白
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瓊臺會稿卷之十二終

自府學生員身一職校正

刻瓊臺會稿後序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
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
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哀其
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
于世已七紀于茲矣顧今歲久訛
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
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尚寶君郊上

舍君祁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
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
竊嘗有志正之弱寇入魏庠又獲
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
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
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為入
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
幕談君宗文所惠類稿藩本重加

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
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
稿合為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
擇因先生所自定為附益之故自
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為宗讀
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
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為已
任故平居著書事必為區畫鑿

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
清節自勵家進孝友鄉黨服其化
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
暢竝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
生之書歛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
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
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
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徃々眩

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
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
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顧謂爲
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
之且將三十年罔
所長益其於先
猶不能無愧
聞鵠殆未之由